



直菴集  
五

答問  
序  
跋  
書後

~ 16  
1009  
5





直菴集卷之九

答問 答湖嶺儒林

大學

朱子曰智則分別是非底道理先師嘗謂智之為物  
 含藏鑑識以其所主者即主乎知猶仁之主乎愛義  
 之主乎宜也引程子智者知張子智訓知朱子以智  
 知南軒張氏知之理智等說以明智之主知又引孟  
 子是非之心智之端朱子知是非之理者智及知覺  
 乃智之事等說以明知之由智其說累百言深以農  
 巖分智與知覺各屬性與心而二之者為非其說見

遺集須考本文而認得爲是

朱子旣謂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束得心長在這上則  
便可見其不可斯須去身之義禮記有曰樂者其本  
在人心又曰樂由中出又曰致樂以治心觀此等語  
束得心之義可識矣

王宮似指天子太學國都似指諸侯泮宮閭巷似指  
庠塾未知然否

旣有朱子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  
已學得了大來都不費力之說則但當遵認謹守之  
而已番易齊氏釋以只曉名物者非是已被沙溪玄

石兩先生辨破

明德專指心言不可專指性言亦不可嘗思人之所  
得乎天底仁義禮智之性該貯於虛靈不昧之心而  
能有敷施發用于情者乃是明德也朱子訓明德蓋  
兼心性情而言考章句或問語類諸說則其意可見  
矣單提心字而說明德者終恐偏枯有不可從故先  
師嘗論明德以爲心性情之總稱闕一不可而奉質  
於尤菴玄石二先生二先生皆以爲是而無所改評  
後學只可遵守此定論而已

知止固是知有明德新民至善所在之事者也能得

乃是止得明德新民至善之事者也定靜安慮爲知止後能得前功效淺深有漸有序如此並屬知邊矣至能得方屬行邊矣此外不容有他說

前輩嘗謂章句所處而安及處事精詳兩處字雖皆上聲意實不同上處字留也息也定也卽留止之意下處字裁也制也卽處置之意看來是如此

心之未發謂之性才發謂之情緣情而計較謂之意情之發如四端之純善者只當擴而充之故章句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矣緣情而計較者合當裁察於善惡之幾爲善去惡須加誠之之工故章句曰實其

心之所發矣此所以不曰誠情而曰誠意者然矣

講習討論事事物物求知至善所在之事省察克治與威儀事事物物能得至善而止了之事

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以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此見朱子書六卷以此觀之小註以爲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者非是先師亦謂莫不有知之知是言人心本有之知也已知之知是言因其已爲窮究之知而益窮而知之也上下知字其意味自別看來小註似見得誤矣更詳之

知未至則胸中茅塞無以分別善惡此致知所以先

於誠意也知既至則道理明白自有主宰為善去惡實用其力無苟且意無苟且意則意可以誠矣蓋實見得則行處庶可無差沛然行將去也此誠意所以後於致知也

天下之事未有著於我自知之之為明也他人雖未窺闖我既自有曉悟則須就這裏劈破善惡分界求善而必得之避惡而決去之以實自修之工宗旨如此而已來示易以掩過故慎之二云者反成言外之意矣

十目所視一條獨稱曾子曰者權陽村以為惟此一

條曾子因慎獨之旨而特發言外之意警策學者故門人亦特加曾子曰以表之云未知然否可備參考無自欺以誠意誠而自慊則此心方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自有面晬背盎體舒之氣像廣胖形容可以認取

誠意為自修之首進德之本修已則可以治人德立則可以行道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可見誠意不但為正心之前功其功用至於齊治而不可外此心是指大體說意是指心之發念處說誠意工夫在審發念之幾知善惡之所分而為善去惡而已正心

工夫在察一心之用去其繫累偏着留滯之病而要  
得其正而已知得如此是病却教不如此是藥其言  
心不得其正之病所以示心不可不正之義而朱子  
特揭敬以直之以當正心工夫苟能敬以存心則身  
便有主而可以檢修矣傳文之所未言朱子補之矣  
念懼憂樂爲七情中物事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者只爲其有繫累偏着留滯等病痛克治此等病痛  
則此心之用庶無不正而可以推移於修身工夫矣  
不可以誠意之故心身都無事耳來示所謂逐章各  
言本章之所當言者信然

有所之病仍生不在之病杜詩恰好取譬仰面貪看  
鳥是心在於鳥故回頭錯應人爲心不在人也心既  
如此則何以收束檢制而修其身乎此所以旣誠意  
又正心旣正心又修身功之不可闕序之不可亂有  
如是夫

四有心之病也五辟身之病也心有四有之病則繼  
有三不之弊身有五辟之病則繼有溺愛貪得之弊  
正者正其不正也修者修其不修也正心修身兩章  
各指其爲病之處而垂戒也工夫只是正其不正修  
其不修而已矣如是看得如何

不曰在齊其家而曰必先齊其家云者語意尤似緊束

孝悌慈固修身之事而教人之政亦不出此故傳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義曉然修所以教也教實本於修矣

齊家治國雖有小大近遠之異其道理規模則同來示所謂善齊其家而推之則可以治國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良然

推化之說固自有章句訓詁前輩有以如保赤子爲推以一家仁及率天下以仁爲化者須更詳之仁山

金氏及栗谷先生所論又與此小異其說見於玄石先生讀書記中矣

一人之心卽千萬人之心人君建極於上百姓準則於下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故栗谷先生曰所同者心也卽矩也其意可見

推吾心使人人皆得如我之心云者可於君子有絜矩之道言之待上下待左右俱得其道無長於上而短於下無豐於左而嗇於右云者可於此之謂絜矩之道言之須如是者

絜矩規模不出於明明德於天下之範圍矣然則以

先慎乎德之德為絜矩之本固然無疑

或者所謂惟善仁親兩以為寶非係用人之證只要為以德為本之證者儘然而然亦安有以為寶而不用之理耶不必過泥

好仁者惡不仁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媚嫉人之有技者與違人之彥聖者其為不仁審矣放流之然後方可以完得好仁之道矣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者可見其為見賢而不能舉之罪過

南山有臺及節南山及秦誓二節皆言人主視民之

好惡而從違之意來示所謂上下照應前後貫通者儘是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也已之說亦與此同一意思

三言得失皆通德與理財用人而言而以德為本不必如是破碎分屬為說

來示取孟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以證上好仁下好義之故者亦通

屏溪所為大學圖未記其前見其以誠正修屬至善之事齊治平屬至善之地者必有其說他人何以代為講解也更須質問得其詳復示



中庸

人只有一心而已以其生於形氣而名之曰人心以其原於性命而名之曰道心形氣指耳目口鼻之私而言性命指仁義禮智之正而言只是主理主氣之分耳精察於耳目口鼻之私而勿使流於欲固守於仁義禮智之正而勿使違於理常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執中工夫不出乎此矣認定大旨如斯而已若費多言而欲發揮則遣辭易差反生語病可慮矣如何如何

不偏不倚以心之中言無過不及以在事物之中言雖是皆釋中字而似有體用之別中乃十分恰好之謂庸乃常久不易之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十分恰好則乃可常久不易故合而言之曰中庸

天命之性非諄諄然命也天命流行氣以成形而理有以賦焉若論本原則有理而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理隨而具故章句先言陰陽五行旋言健順五常者然爾然而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而專言理為是苟兼氣而言則至率性修道便推不去矣思之戒慎恐懼是存養靜時工夫慎獨是省察動時工夫先儒雖有以戒懼通動靜說而先師不以為然常曰

戒懼泛論則或可通動靜說而第此中庸對慎獨言則不宜如是渾淪分屬動靜為是

朱子取游氏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之說而採錄於章下故退溪先生有既曰性情非內乎既曰德行以對性情則寧不可謂之外乎德以行道有得言已是兼內外而行則專以日用可見之跡言豈非外乎之說此說似好

日用事為皆有所以然之理人生不能不做日用事為者是莫不飲食也不知其所以然之理者是鮮能知味也其語意略與孟子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之說同

索隱行恠者乃反道悖德底異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乃冉求樂正克知尊聖人而不能企及之類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朱子以為正吾夫子之事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視論語人不知而不愠較

大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而其道費而隱云爾不必以費隱為中庸之本也費謂道之用廣也隱謂道之體微也道即理也此以道之體用言而已不可將費字作道字看將隱字作理字看或有以費為形而下者

直齋集 卷六  
以隱爲形而上者愚於此不以爲然曰費與隱皆形而上者而從其無所不在處說則曰費從其視聽所不及處說則曰隱曾舉似於先師先師曰此論儘然吾見本如此嘗有所著於劄記矣

奮飛魚躍可見者是爲費而所以飛所以躍之理不可見者是爲隱也天地聖人夫婦所知所能所不知所不能有所憾已然之跡可見者是爲費而其所以然之理不可見者是爲隱也此外恐無他義

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中故也若語小之小字朱子以其小無內更不容破爲辭非指道之

精微處言者

前言費之小者後言費之大者而此章兼費隱包大小故處在中間者然矣幽則有鬼神明則有禮樂禮樂之進反亦如鬼神之屈伸

誠固是中庸之樞紐一篇之總要非誠則做達德不得非達德則做達道不得知所以知此五典而知之必真實仁所以體此五典而體之必真實勇所以強此五典而強之必真實者卽誠也誠卽一也

所八之道異者卽指生知學知困知與安行利行勉行有許多層級之別也所至之域同者卽指及其知

之則一也成功則一也有聖賢同歸之妙也可見人性本善中庸之德無彼此之加損

誠固不息自修身至懷諸侯皆有至誠之功方免爲虛文誠在五道三德九經只是誠實此五道誠實此三德誠實此九經世間百千萬事何往而不由誠實做得出來者乎

先言大舜文武周公事業而接以夫子論政者亦爲三十章祖述憲章之張本所以明吾夫子之繼往聖承道統

章句於自誠明謂誠則無不明矣可見其爲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於自明誠謂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可見其爲擇善而固執矣看無不二字及可以至三字則其意可認朱子所謂中庸言天道處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者已說得盡

先師嘗曰誠者指理之真實如此者而言凡天地萬物必有實理而後自成也既有實理而自成則由是實理而行者道也此言約而盡正好玩味

及其無窮舉全體而言而與十二章不同者彼以夫婦聖人對言其有大小此就天地山水內指其一處與全體而言其有大小爲異也夫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發育峻極底道體之至大無外者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三千三百底道體之至小無內者也廣大者或恐踈於精微高明者或恐過於中庸溫故者或恐闕於知新敦厚者或恐略於節文故既說上一句又說下一句並示用工周遍之地所謂大小相須首尾相應者然爾

堯舜文武乃得位底孔子孔子乃不得位底堯舜文武而其道與德與教化同而不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可於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及尊王黜霸貴華賤夷別嫌明微知時識勢等事認得

嘗問三十二章之旨先師曰以此章持比首章看則化育者即所謂天命也大本者即天命之性也大經者即率性之道也經綸者即修道之教也此言顛撲不破

相在爾室可當不覩不聞之境而不愧屋漏由有戒慎恐懼之功其義與上文潛雖伏矣可當已所獨知之境而內省不疚由有慎獨之功略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是末復合為一理

論語

禮記家語左傳並謂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申時夫子生於魯國之昌平縣陬邑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十八日午時夫子在魯寢疾七日而歿壽七十三歲此當不誤

學之所包者廣小學之灑掃應對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禮記之三物六德八政無非其事也時習乃其緊切用工夫地頭無時不習無間斷無作撤也不習則放過難為我有矣習只訓不已如日新又新然

孝悌為仁之本者蓋以孝悌本出於仁而人心之最

親切者莫如孝悌故行必自此始也始猶本也

所存似是言君子存心如此則可以推行於政事云爾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正君子重而威之符

夫子嘗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若此等人似非不如已者儘可與友

易之不遠復顏子之不貳過季路之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皆過勿憚改之事

夫子主蘧伯玉顏讐由司城貞子等人皆為近臣之

賢者所謂因不失其親也若楊龜山應蔡京之薦朱子非之恐是因失其親也

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與耳順又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前之知知得小後之知知得較大前之行行得小後之行行得較大耳順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不勉而中也

先生饌以曾元之事當之謂其但養口體不如養志之爲孝云者固然而此章主意專在色難所謂和氣愉色婉容者正宜講究其義趣而服行敬以存心然後可以見其氣像

夫子與顏子言終日不違如愚則終日所言必多矣不知是說何話朱子與胡致堂浚致慨恨於其不盡傳于後世矣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證不違之義可謂亦通

齊桓公尊周攘夷視其所以則好而觀其所由則出於以力假仁唐太宗受言納諫觀其所由則善而察其所安則出於勉強非其真心所樂故有殺田舍翁之失言

成德之士用無不周則信然若體無不具何獨成德之士爲然雖不肖之人下愚之才何可謂體有不具

耶

學干祿之學字非設問請教之意是爲其事之語子張自爲干祿之事非問可否於夫子也夫子只見言行未盡銳於仕宦而有下文救正之誨也

聖人前知只以理勢推移而已天地之常經則知其理之當然萬世可因而不容改也古今之通誼則知其勢之不免隨時而有變易也此外恐無他說

答顏子爲邦之問舉韶而遺武可見取舍之衷矣程子所謂非但征伐不及揖遜聲音節奏亦有未盡者與集註美者聲音之盛善則其實也亦同

成名之名似指君子之名而言

夕死可矣甚言聞道之爲無憾也苟得知道則雖朝聞而夕死亦何有所遺恨云爾

夫子嘗曰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又曰我無可無不可孟子贊夫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又曰夫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可見其無適無莫惟義之比之故而非聖人不能與于此也

見善則從聞義則服固可充懷德底事實而與集註所謂固有之善者似或參差



聖人以一心之理盡貫萬事此為一本萬殊矣未知其體之一云者謂其但見聖人酬酢萬變用各不同而未及會通於其體之為只此一心之理也會子蓋於未唯之前但見一事各是一理及唯之後始見萬事都是一理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約字合以收束檢制之意看定南宮适與蘧伯玉相似

子賤固事賢友仁行已有耻以成德之君子人也君子亦多般樣經傳中亦有以聖人稱君子處賢人善人亦或得稱君子子賤既得為君子則子貢何遽不

得為君子而但未能不器

以三年學不志於穀者之不易得而歎美恭雕之難仕固信然開誠賢於學干祿之子張

乘桴浮海之歎欲居九夷之喻固由當時天下無賢君可與有為者而發也然而畢竟不乘不居故集註以為假設之言否

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子思之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可當夫子之所謂剛者

延平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箕子微子比干伯夷

叔齊泰伯仲雍並無私意而行事俱合於理故許之以仁冉有公西華子文子處事未允於理而不能去私意故不以仁許之矣聖人豈苟譽之哉

狂簡者狂而又簡故集註謂之志大而略於事情是一人之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是兩人之事狂簡與狂狷不同簡是狂之事狂者不狷狷又未狂可見其異而不可相兼也

顏子之不自私已是與人為善之意知同於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若充其量則可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羈勒之生由於馬者如言安之之道由於老者信之之道由於朋友懷之之道由於少者所謂有物有則者如許

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弟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此所以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也三月不違仁乃未達聖人一間境界過此幾非在我者乃欲罷不能以後時節如種樹推車行舟相似樹既種則自然抽枝長葉而成林車既推則其勢自住不得舟既行則自然放乎中流不費人力而自有不已不息之功閔子固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超然自在之賢者而非

直齋集 卷九  
冉有所可企及冉有季路亦非全不知有內外之分者雖不能不仕於大夫之門而非是專爲利者朱子所謂時行小貞吉者是已

博文約禮乃其所以得樂之工夫至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方是樂之時節顏子之不違仁雖未如聖人之由仁義行元無間斷而其不違三月之時則與仁爲一自有其樂

今汝畫如不爲非不能

程子所謂以爲已所當爲而爲之則雖錢穀甲兵之事皆爲已者此君子儒也以爲求知於人而爲之則

雖刳股廬墓之行皆爲人者此小人儒也如是認定爲得

以夫子吾從先進之語及答林放之問等說觀之賡勝文較勝於文勝質故謝上蔡云然

先難後獲不但與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相符又與先事後得一般意思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國不國人不人與觚不觚無異故程子謂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仁以理言通乎上下之上下朱子以聖人之仁賢人之仁衆人之仁一事之仁爲言似合人品高下而云

直者集卷九  
依於仁之依集註訓依者不違之謂如顏子三月不  
違仁此言終食之頃不可違仁小註朱子又謂其如  
依乎中庸相依而不相舍之意其開示之旨浚切  
俯而就之非但教不躡等亦所以使之勉思企及也  
於是高邁者與庸下者皆可以趨向於道  
夫子嘗以好學自居而躬行君子則不遽自居雖出  
謙光可見躬行之難矣下文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  
好學中出來若聖與仁由躬行上推而極之者也如  
是看得如何

溫而厲溫中有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亦然有如和而  
不流語意是言聖人不偏於一德之氣像不可字字  
分屬於他言

季歷受國與叔齊讓國固不同叔齊以天倫爲重而  
讓之季歷以繼述爲重而受之重天倫者守經之道  
也重繼述者達權之義也事雖若相反其心皆無私  
意而當於理不害於全德則難爲優劣之論  
動容貌斯遠暴慢朱子以爲遠暴慢則可得和平和  
平二字發揮出曾子所未言之意正顏色斯近信朱  
子以爲正是裏面正故顏色自正而近信色莊如色  
厲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內外不相似出辭氣斯遠鄙

惇程子以爲正由中出故遠鄙惇矣並宜致思以興與立與成三字推之禮之在中間當然有何致疑

守死善道集註既舉比干以實其事則若宋之文山陸少保勝國之鄭圃隱本朝之趙重峯金清陰並是同得一箇義字俱足以當得此名

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若子思所謂如某去君誰與守之類亂邦不居若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之類是已

多能鄙事乃聖人之謙辭

仰彌高朱子以爲不可及程子以爲不能至鑽彌堅朱子以爲不可八程子以爲不能達在前在後朱子以爲恍惚不可爲象此自善形容之言不容有他贅說至於卓立末由從之則極是峻絕顏子未達一問處於此看

匹夫不可奪志如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及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之類鄉黨全篇見夫子之道著於日用言行規模氣像者無一不出於誠敬之至而一動一靜箇箇中禮之實跡

賓之不顧由接待之際禮儀無歉故然  
寢衣惟夫子有此也禮書他文不見矣

沽酒市脯不食則事神之道尊於人尤不可用於祭  
享

夫子之不撤薑食以通神明去穢惡之故也而朱子  
之葱湯麥飯乃不耻惡食之義也持比無或不覩否  
杜預所謂豈有鶴人牟叔子者雖似曠度乃晉代清  
狂之風失夫子未達不嘗謹疾之義有不足多  
古者賜之車馬乘以拜賜者向君大夫之禮為然朋  
友則否

坐如尸之尸祭尸之謂寢不尸之尸死尸之謂字同  
而義異

德行一段以為門人所記者夫子每名呼弟子而此  
則顏閔冉卜之稱其表德故也然則皆不及門也以  
上為夫子之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云云為門人之  
言未知如何

於吾言無所不悅乃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之張本  
不可草草看過

季康子問陽貨問稱孔子對曰尋常未曉然於蘧伯  
玉亦然或偶然否對君問則詳之對大夫問則略之

者似有其義

蓋欲使子路盡其以誠敬事君親之道及原始及終之理而自得之爾

行行既釋以剛強則與悻悻不侔

南軒於子路結纓而死頗有揀護之語何不考認

看子貢然則師愈歎之問則子貢亦不知中庸之爲至矣不其難乎

季氏之富攘奪其君剝割其民以致之而冉有不能改於其德賦粟又倍他日則其不仁之罪儘大矣宜受非責於聖門矣但未詳鳴鼓之攻其規如何耳

言論篤實與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及訥於言而敏於行者及不出言耻躬之不逮者有異必如夫子聽其言而觀其行然後可以取人捨人而分別其君子與色莊者

由求亦言志不出夫子所料之外夫子所料可於嘗答孟武伯之問者認得會點言志是得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義聖人之許之豈可但已

一日言其理必然克己復禮乃爲仁工夫天下歸仁乃其功效顏子事斯語故其心其身不違仁而人到于今歸仁於顏子矣君子淫樂隱禮不接心術奸聲

亂色不留聰明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之事如伯夷  
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亦其一般

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以訥言優是使去其病而入  
德之事此固爲仁之一端而若驟語以仁之全體則  
非但牛之力量所未可堪當亦非聖人教不躡等之  
意

司馬牛過於憂子夏過於哀皆是性偏難克處信乎  
變化氣質之未易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豈謂前後愛惡異而前者愛時

則蓋欲其生後之惡時則却欲其死云耶人之生死  
自有定命非欲其生死者所可生死故云惑否

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有爲而發而景公有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以食諸  
之歎則不可謂不解其意而何以不早立國本卒以  
至於亂也信乎優游不斷之可以誤事

以季氏嗚做盜之首者言雖迫切而理則不爽  
達者真實自修表裏一致內省不疚者也聞者修飾  
邊幅驚外循名自反而不縮者也

子游嘗曰朋友數則斯踈其知忠告而善導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之理夫

夫子於孟懿子樊遲之問既告以已見所存又喻餘意於他人而使之聞之者委曲竭盡有足感服千載之下尚令人興起矣誨人不倦此亦可見其一端為邦與教民有大小之異即戎與勝殘去殺有偏全之異故其做事見功有遲速之異所以有七年百年之異

勞之如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及課農講武之政孟子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之勞正所以愛之者管仲奪駢邑而伯氏沒齒無怨言武侯廢李平廖立

而平立服罪無憾意難道古今人不相及

子產之治惠而已德之小者管仲糾合諸侯一匡天下才之大者論德則子產似優語才則管仲較勝優為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乃君子使人則器之底事

春秋誅心之法所以懼亂臣賊子之無君不道包藏禍心者如臧武仲者安得不伏其法

夫子答微生畝曰疾固也固者執一而不通也畝正是有執一不通之病者故以是警之矣然則畝與子莫為一般人物

朱子以顏子克己復禮而不違仁曾子篤學力行而聞一貫當明盡查滓與天地同體以子貢之切問近思子張之忠信篤敬當莊敬以持養其高下淺深據此可見矣

友其士之仁者欲其輔仁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欲其見賢思齊也皆所以切磋懼畏以成其德也古之大夫必賢而有德者方爲之不如後世之無才無德到公卿矣若無才無德者聖人豈使去事之哉

集註以人爲紀卽上文夏以寅月爲人正之事時以作事則夏正最合於人事小註朱子謂夫子以寅月爲人可施功故從其時云者其意分明有何生疑小正見記之戴德註何不考見

商輅雖朴素渾堅而猶有天子諸侯之異制則等威自不無可辨不如周輅之飾以金玉爲過侈易傷故以此爲得中而可乘

夫子答顏子問仁以乾道答之答其問政以三代損益百王不易之大法告之此爲他弟子所未得而聞者顏子姿近聖人德隣聖人故如此豈有私於顏子哉

義以爲質禮以行此義也遜以出此義也信以成此

義也。僂見義之為大而制事之方莫尚於義。君子求諸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學之不講德之不修聞義不能行不善不能改以為已憂非仁不為非禮不行人不知而不愠之類。小人求諸人如文過遂非違道干譽枉尺直尋脅肩諂笑之類。公私真偽之辨豈不昭然。書稱成湯之德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此所謂日月之覿人皆仰之者也。惟我肅宗大王實有是德。雖或嘗有過舉必皆不遠而復于湯有光誠千古帝王所未有之盛節。可為後世為人君者法。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訓。下見得橫渠張子朝暮遇於夫子。

夫子之蔬食水飲樂在其中。顏子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似有安之守之之異。而其樂則同。此周子所以每令程子尋思體認者也。

君子大受謂其才德全備可以大受重任。受不當作授。勿為如許錯解。

敬其事而後其食。只是先義後利之道理而已。辭達之辭非止言辭之辭。兼言文辭之辭。故註有不以富麗為工之說。

某在斯非夫子自道之辭遍舉在座諸人以告之曰誰某誰某咸在此中云矣固相師之相字與將焉用彼相之相字同意云者是了

雖與損友同處若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則當不受損若以其惡為戒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益進其德則安知今日之損反成他日之益此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說

志氣云者固指以志率氣之志即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之志

陳亢以陰厚其子疑夫子固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

之量者而又以君子之遠其子贊夫子之德者尤見其以私意妄揣度矣宜乎疑子貢之恭而不知夫子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未嘗不欲仕以行道故至於出疆載質轍環天下而第進以禮退以義又惡不由其道豈動於陽貨之言屈身枉道以仕哉惟其懷寶失時之說是則容有此理故姑隨問而答之耳楊雄豈知夫子

性相近之性乃氣質之性也若天命本然之性則堯桀舜跖夫子陽貨一般當曰相同不當曰相近程朱之前已有兼氣質語性之例

佛盼之於趙籍蓋如陽貨之於季孫矣夫子欲往而  
否者以其僭猾也然聖人達權無可無不可且有過  
化存神之德故曾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教佛盼  
雖不善若見聖人則當感服而向化矣然夫子主意  
只在吾其為東周一句

敬為禮之本和為樂之本論禮樂者當先理會和敬  
之實而不當就玉帛鐘鼓上切切致意

聖人其身雖是人其德只是渾然天理從心所欲不  
踰矩左來右去無非天道故借天而明之白天何言  
哉子貢所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蓋會得此意

考禮記三年問則宰我未燭仁孝之理得罪禮經之  
故可以知之所引徐節孝事有異聖人中制不必援  
而論之

勇者達德之一固君子之所尚而以義為上敢於行  
義則此義理之勇若暴虎憑河臨事不懼則此血氣  
之勇必至於亂

四十無聞只是無可表見於當世之庸人四十見惡  
乃是有可見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之仁者不宜  
混淪而論

章首無子曰二字者或有記夫子言古人之事而非

夫子自言者或有記古人之事而系以夫子評論者其例不一三仁章則夫子有評論三黜章則無之此是脫簡只可闕疑

君子不為虛禮而枉己就仕也齊景公昏弱知尊聖人而猶曰不能用云爾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夫子不行而何哉

接輿與沮溺荷篠有恭傲之別接輿猶知夫子道德之可敬而不可侮但願其隱去沮溺荷篠不知夫子揀世愛人之仁心德意而甘與鳥獸同羣矣不仕無義以下四十七字決是夫子之言當以福州本為正

夫子叙逸民七人而自謂我無可無不可孟子叙伯夷柳下惠而贊夫子之集大成者其文脉語法蓋出於此矣

太師以下八人似為逸民之流亞

四乳似是一產雙胎者四度故合凡八士舊嘗認得如許未知是否

舟車耒耜皆聖人所作各有其理豈無可觀然此有司之事其於正心修身治人之為道之大者不啻末務餘事何可屑屑於此而泥於大道

未有不務其學而能致其道者學以求其道道以成

其學

子夏門人小子章尤翁嘗捻論一章大旨以爲子夏程朱之意以本爲誠意正心精義入神以末爲灑掃應對威儀容節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無間於彼此也往復於玄翁而契勘按此語雖約而理則極明豁然通透儘可遵服

上失其道不素施其教化不預遂其生業使民有愁恨犯法之弊而從以刑罰驅之則正夫子所謂不教而殺也孟子所謂罔民也仁人之所惡也曾子哀矜勿喜之訓同於文王視民如傷之意

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人不得徧觀而周知者不得其門而八故也得其門而八極難顏子得八故能言其博文約禮曾子得八故能言其忠恕一貫子貢得八故能言其文章顏曾子貢於夫子聞他人所不得聞見他人所不得見知他人所不得知而言他人所不得言者都由得八其門而升堂入室耳如公孫朝者不得入而門外可笑底人也何足以知夫子夫子日月也無得以踰焉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焉此見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而善形容矣夫子地位矣其言勝於有若麒麟鳳凰泰山河海之譬

西晉書卷九  
喻矣先儒故謂子貢稱述夫子極好此數語可見乃知其晚年進德儘自高遠

朱子中庸序所謂堯之一言據此堯曰篇首允執厥中四字而言成湯簡在帝心指不敢蔽賢而言武王善人是富指其所富者皆善人而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同意成湯武王皆奉行天討仰質天命之君故其誓誥之辭自有相若者此章之下承以夫子答子張問政章者所以明夫子於堯舜禹湯文武前後一揆而接其道統也中庸大舜文武周公三章之下八夫子對哀公問政章及孟子

卒章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夫子五百年之說並倣此章義例而成

孟子

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可以年紀推認子思生於夫子六十歲之後七十歲之前而享年一百一十餘歲孟子中年稱去夫子之世百有餘歲則其少時可以及見子思而受業矣通鑑及韓子言孟子師子思者似有所據而云矣

孟子七篇當是孟子自著孟子門人不及孔門諸子遠甚若非孟子自著則其門人何以能善形容孟子



義理言語恣地儘好而無差孟子曰三字謂孟子自稱亦無不可謂後人所追加者亦通而七篇皆為孟子文則明白無疑矣

彼不耕耨我則浚易彼則凍餒散離我則孝悌忠信可以使民安土樂業親上事長矣梃撻秦楚之術固不出此

愛其財云者以牛之大而惜之以羊之小而不惜之謂

本然之權度蓋謂事物皆有當然之理不容以人為而低仰移易之者夫人之一心萬理咸具孰為長而孰為短孰為重而孰為輕莫不各自有本然一定之權度是為物皆然心為甚之義

反本即仁政重言復言可見一節浚於一節

齊王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皆自首實引咎而不諱之者猶與後世人主之文過遂非有異古人質實可見

世俗之樂固與先王之樂不同然能與民同樂則今樂亦可比古樂故云今之樂由古之樂

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則可以為度有流連之樂荒亾之行則可以為憂為度與為憂惟在君之所事耳

其意如君請擇於斯二者

親臣如唐虞之三后商之伊尹傳說周之太公漢之子房孔明與君同休戚世臣如夏之靡商之伊陟周之召穆公漢之周亞父與國同休戚者也王無親臣者由不知其人之可親而不用故有所亾去者而王又不知其亾去耳既無世臣又無親臣其誰與共國乎

強為善而已孟子此訓蓋謂盡吾所當為者而已其成與否有在天而不在我者矣後世程伯子韓魏公惟克識此理踐此義

賁黜舍是血氣之勇曾子是義理之勇舍之守約就氣上言曾子之守約就理上言曾子之守約反身循理自反而縮故有千萬人吾往之大勇是為真箇不動心而孟子之持志養氣得以不動心者亦不出此告子不得於言則知其不能知言矣不求於氣則可知其不能養氣矣不求於心則知其不能持志矣於是而可知其學之不正都無是處而特以其強勁之資用堅忍之力執一偏之見而惟以不動心為務不復知有本末内外交相培養之道則冥然無知悍然不顧而已其所謂不動心只是枯木死灰不如

孟子之能酬酢萬變而不動心矣如是認定為宜  
知言是由格物致知而得來蓋格物致知則義理昭  
著而可以曉然於是非之辨持志工夫不外於誠意  
正心意誠心正則可以養得浩然之氣而無害不餒  
焉矣小註有朱子說可考

浩然之氣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故曰盛大  
流行之貌自反而縮乃其善養之事實無所作爲而  
害之乃其無暴之事實無暴而善養則本體段可得  
無虧欠矣善養之道不出集義之外  
無是餒也者謂無是氣則其體有所不充而便餒之

耳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亦謂行不合於義而心  
有愧怍則亦其體有所不充而便餒之耳上下兩餒  
字皆指形體之餒而言呂子約饒雙峯或以上餒字  
爲道餒或以下餒字爲氣餒朱子尤翁及先師嘗有  
辨破其非之說話矣

關之有譏猶易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仁義禮智四字繫辭尚書論語固多有所說到而散  
見雜出無如此章之會同而備言者此孟子所以有  
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也非孟子後  
人何以知仁之爲性惻隱之爲情義之爲性羞惡之

為情禮之為性辭讓之為情智之為性是非之為情  
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為用心之  
具此性而發此情存此體而行此用耶此為孟子洞  
見道體之源流發前聖所未發之大義理大議論大  
事業深宜八心體究

孟仲子孟氏譜云孟子之子名罾孟子娶田氏生罾  
字仲子其說與趙氏不同未詳孰是

齊王不能留孟子舉國而用其言行其道卒乃任其  
去而泛言他日可以繼此而得見則其尊賢之誠意  
淺薄可識矣孟子欲不致為臣而去其可得乎

客既不能為王導達誠意於孟子之側又不能為孟  
子調護維持於王之側而徒欲留其行於去國之後  
其為長者慮也踈謬甚矣安得免孟子之責乎

輔慶源所謂都鄙用助法公田所入以為制祿鄉遂  
用貢法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徹法也此說  
似與朱子集註不合夏容商之

圭田之制詳見禮記王制餘夫之說詳見周禮地官  
可以考認也李都梁以為養君子而念及其祖考特  
與圭田治野人而念及其子弟特給餘夫此所以厚  
君子厚野人而為仁政之曲摯只合認得大意如此

直齋書目卷九  
陳相與白圭事雖不同而其欲紊亂君子小人之等  
分者所見之污下則殆將無異

國之有倉廩府庫上為宗廟山川祭享中為公卿大  
夫士朝聘頒祿下為育民制產初非所以厲民  
堯舜使禹治水使益掌火使稷樹藝五穀使契教人  
五倫皆勞心不勞力事實為天下得人而然也分人  
以財即許行所謂並耕饗殮之類乃區區小惠耳為  
天下得人乃孟子所謂大人之事恩惠廣大教化無  
窮矣

每讀此章相向而哭失聲然後歸及論語非夫人之  
勤而誰為兩文雖千載之下不覺涕流義理之感人  
此等處有不可誣

若如許行之道則金銀銅鐵輕重同則價相若烏在  
其金銀之為貴銅鐵之為賤桂杉檇櫟長短同則價  
相若烏在桂杉之為優檇櫟之為劣物理人見決知  
其不然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此孟子  
之以堯舜周孔之事業自任於已而不得辭其接道  
統之傳

堯舜以察倫明物由仁義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各盡其道理故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太王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後世子孫有王者興焉戰國諸侯率土地以食人故傳不數世而已可不監戒

公孫丑問君子之不教子章孟子泛論道理而答之  
直章稱不孝章孟子指其事證而喻之以此參看  
樂正子之仕魯也孟子稱其好善至有喜而不寐之  
歎而樂正子亦請魯君以來見孟子則即其學古之  
道而知尊聖賢者矣未知何故從子教而至齊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如詩之携手同車如易

之不食而行如夫子之適趙及河而返可見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如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此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同  
孟子固不欲與王驩言而又守不踰階不歷位之禮  
不肯失故不言

萬章識見不異長息識見

舜之彈琴在都君時亦可為天子時亦不必以彼  
而疑此

雖以禮餽為名而其所取之者若不以義而得之者  
則便是不正之物故有不可受者

性者只是仁義禮智之摠名仁義禮智者便是性之  
件數仁義爲人性非人性外物事而告子不知其理  
故曰以人性爲仁義有若仁義初非人性必待人之  
以性爲仁義然後方有仁義之名者然舛錯莫甚故  
孟子以禍仁義斥之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只以氣當之故但見其知覺運  
動而以此爲性曰生之謂性孟子以犬牛與人之性  
發明知覺運動雖人與物同而仁義禮智惟人得以  
全物則不能之故以折其迷謬之惑故告子自知其  
說之非而不能復對

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我固有之求必得之而打破告  
子由外鑠我之誤見矣蓋人之一性之中四德無不  
完備萬善皆從此出而其發出來便是才才是性情  
之能處朱子曰情是這性裏動出處才是能主張運  
用底又曰性旣善則其情與才亦可以善至於爲不  
善者非是才如此乃人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  
此說蓋深得孟子之意而如許義理豈告子所能窺  
測得到

心之出入程子固以操舍言朱子論操舍之義以爲  
心是箇活物須是操而存之不要放舍耳不是無

只是走作逐物去了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其意可見

兩學者只是學射者學匠者非學道之學者

屋廬子默識孟子未畢之辭言外之意非沈同之類春秋無義戰以其不用天王之命

顏子獨善其身而猶問爲邦之道伊尹兼善天下而其初則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若將終身此所謂同道所謂易地則皆然所謂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者是已

形耳目手足是已踐聰明恭重便是已有物有則云者以當然之理指言之耳若但視聽持行而已則未可謂充其當然之理故楊龜山以動容周旋中禮爲踐形看來誠然

以道殉身者如伊尹傳說太公望散宜生爲然以身殉道者如箕子柳下惠爲然以道殉乎人者如張儀公孫衍陳代淳于髡之類而所謂道乃妾婦之道而枉尺直尋之術

親固當親之民固當仁之物固當愛之自是道理倫序如此不必曰未遑如堯舜病諸之說



孟子嘗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要使人知仁之在心在身而反求之也見得人而不仁不成人矣可不省悟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兼氣質而言人心之所從以生其云不謂性者如張子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之意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純天理而言道心之所原以出其云不謂命者如程子人性本善順而循之則道也之意故朱子以孟子於其前五者歸重於命於其後五者歸重於性而謂

之伸此抑彼此指性也彼指命也命之厚薄在天休咎有不可必者道之修悖在己可以學而充得盡者故開示如許最宜仔細講究

哭死而哀與見孺而惻隱不倫

養心之要只在遏人慾存天理故孟子此言將天理人慾相為消長處對言其分數多寡慾寡則本心之天理可以不失而存得故其言如此莊子所謂嗜慾淡者天機淺亦可謂窺見此意矣然其究竟到頭當以濂溪先生寡慾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為期

諱名不諱姓此義理極精微所同與所獨此事情極

切至非孟子無以發揮開曉若是襯着羊棗膾炙易地則皆然

鄉愿背萬世不易之常道而做同流合污之詖行無以逃邪慝題目而不見絕於聖人之門墻

公孫丑篇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焉盡心卒章歷舉聖人之王天下者以實其言而夫子雖未得其位自有聖人之道德教化則固應五百年之天數矣故以繼堯舜湯文之統

答或人所轉問金生琦問

愛親仁也忠君義也敬兄亦義也悌長又禮也知其

當愛當忠當敬當悌是智也分屬四端不亦宜乎

以培根達支謂之小大學先後工課者亦通

外篇中人儘不無責備可論處然朱子只取其嘉言

善行用斷章取義例載之而已何至於不可讀耶

讀小學後讀家禮固是次第事

術有序從通解亦佳

男女左右以道路之左右言似勝

八歲入小學舉人生大數言不必過泥看生質雖有

敏鈍之殊敏者不可使躡等鈍者不可不使企及

大學之道即明德新民至善何必另釋

明德不曰心不曰性而曰明德故先儒有明德心之尊號之說嘗見玄石先生劄錄有記允菴先生之論曰章句所得乎天釋德字虛靈不昧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分釋德之體用觀於是則可見其大義至善自是事物當然之極而爲表準底名義其各占一綱無足異者

志有定向以人而言事有定理以事而言合之爲知止有定之訓未見其不可

處事精詳則得矣處未精詳則不可謂得

明已德而推明民德雖有先後之分似無彼此之別

本然之正雖指體而言用上亦豈不得說着

綱領條目雖分知行爲結辭自可互通看朴黎湖嘗言其如此

知至爲物格之功效似無疑可得以三字雖非自致之辭其爲自致之材料則亦審矣

所厚者薄與上文修身齊家未見其不相關涉庸學慎獨恐無異

四有所以章句爲正釋語類別作一義看如何

言病痛而不言工夫雖似欠闕然知得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藥

與字在仁讓在孝悌未見其不同

以知覺為智之用嘗聞厚齋先生之言如此故謹守而不疑專一心之用之說恒未知其如何

聖人人心亦道心固有先儒之說然亦豈全無畧分生字發字未見其有異

心之本體性也性則善矣程子心本善之說莫是此箇意思耶朱子以為微有未穩者見於何文字未記可歎

天命之性不可謂已發天命之性直遂於道心則此道心始謂之已發時中乃見諸行事底中不可侵未

發境界而言

平常可以不易不易由其平常故也此可相復而言

直菴集卷之九

直菴集卷之十

序

送尹瑞膺序

余年十四五時始獲交於坡平尹瑞膺甫居一城東  
 西時月從遊相與講論於經旨書趣性理名義及立  
 心制行之要居家處世之方亶亶不已兩不相捨余  
 蓋竊仰瑞膺之邃學博識以為就正之益友而默察  
 瑞膺亦不鄙余以為可與語者則交際之密邇情好  
 之親切有不待言而形矣如是者復十四五歲瑞膺  
 甫將卜湖西之伊山玉屏溪而移居行期有定余方

直齋書目卷一  
寓廣陵楸下委來送別于其終南僦舍去留之際悵  
惘之懷自不勝其耿耿依黯矣人生聚散自古有之  
世故所迫有此分離涯角相去將不得疇昔之源源  
矣寧不慨然乎而時勢使然末如之何則顧亦安足  
道哉然余與瑞膺所可相勉戒者則不可以相別而  
不相及也余與瑞膺乃是尤玄兩先生私淑之徒也  
兩先生志同道合德業相鄰余與瑞膺所共抱讀其  
遺書景仰其楷模以為尊慕師法之地者心誠無斁  
矣而顧瑞膺之宗玄翁不及余之宗尤翁是則可訝  
也今於其行也余收輯玄翁文字行事之關於祖述

洛閩之道憲章退栗之學著書立言之功明理淑人  
之德者及扶植倫紀辨斥奸邪底事蹟以貽之要其  
持歸湖中與湖中士友朋徒講明而推繹之共致敬  
服之誠則斯文之福也世道之幸也記曾瑞膺語余  
曰吾於玄石亦純心尊慕以吾為玄石邊人亦可嘗  
上厚齋書有曰當今從祀大論舍玄石而何適觀此  
等說話可見瑞膺之心公識明而庶可望於同余心  
尊慕矣不負余今日貽贈之意矣湖西兩宋先生遺  
教之鄉而玄翁之杖屨適未及焉則瑞膺當對其人  
士講明其兩門志道之同而一體尊尚則是余志也

直齋集 卷十  
瑞膺既與余同道同學則豈有不同志之理哉然而如或不然則瑞膺將不得爲余同志之人故敢以斯義奉勗未知瑞膺甫何以處我

贈金伯剛序

余於金君伯剛恒有勸學之語而伯剛每爲遜謝終無奮發擔當之意余甚慨然也余之勸伯剛學豈余心之所自云也蓋有所以信其資質可以爲學故耳顧安得終默而不勸之乎記昔先師無恙時伯剛年八九歲受讀綱目數十卷於先丈已能領會於先王制作歷代治亂而文理暢達儼若成人見辭評論極

其明爽先師呼先丈而教之曰此兒姿稟明粹可以爲學只授史書殊甚可惜可教小學俾早習於做人樣子向裏工夫於是先丈卽教以小學蓋消旬月工夫而卒業其後伯剛年十二三歲盡讀四子二經又讀大易却能探賾於性理名義卦爻象數而辨析於先儒訓詁者極其穎悟先丈始驚喜更令讀近思節要等書對余嘉獎曰此兒聰明才辨足以聞道而恐不能由吾儒門庭安頓得身如之何則可也蓋慮科工爲累也時余聞此汗出沾背知後生之真可畏徒致莫助之愛而以爲聖門諸子不以歷聘而妨其學

直齋集 卷十  
程朱高第不以貢舉而廢其學我朝靜菴先生以專意於學而斷置舉業及被薦授官則乃謂欲行所學當從科目出身可以有爲遂登筮立朝始効畎畝之志然則求登筮立朝者本之則尤不出於學也如是酬酢會不止一再故余之恒勸伯剛以學者實體先師所期待先丈所稱道之遺意而非自己獨言也伯剛於是其可不躍然自警銳然自立思所以無忝先訓不墜家聲從事正學以爲吾道之重乎若其學之爲道余非知道者無以指引其入道之階級而惟我先師天人之學君民之志著在遺書具有本末先

丈見而知之其推而教之於伯剛者必親切端的矣伯剛歸而求之不必尋師問友而自得之於家庭所聞矣奚待人之言之先師先丈之氣禪于伯剛之身而先師先丈之學不得傳於伯剛之世則此豈非大可戚大可懼者哉惟伯剛學以爲己任如不及惟恐失之勿復爲遜謝語直以窮理正心之業修己治人之術爲參前倚衡日用不離之地頭用力以成功使人知夫先師之有後先丈之有子克世其學不愧爲先正家賢嗣則余之至願故謹書此以贈之伯剛質美而才文質兼備又明於義利之辨其於爲學庶亦



事半功倍而終必有獲矣余豈不拭目而顛俟乎哉  
跋

綱菴集跋

昔我先祖文僖文節二公以文學經術立 英陵  
靖陵兩朝德業標望照映後來人至于今稱服不衰  
至我王考綱菴文莊公步武先懿克世厥德寔以文  
雅風裁經濟謨猷事我 肅廟三十餘載徧歷華顯  
終至秉白至其力闡名義扶持世道間被羣小之誣  
毀敲撼而不少挫焉則復與文純朴先生自有同道  
隣德之實而其於文僖文節二公爲益有光嗚呼盛

矣若是者非阿好之言究觀公之遺集卽可以真見  
其然矣公之遺集定本詩凡二編文凡六編蓋公德  
性本醇正近道而平日用工以經傳爲主研鑽丹鉛  
不離儒籍然後佐之以子集而詩慕三唐文喜西漢  
北宋故發諸吟詠者雅麗和平而無冗瑣局促之音  
見諸論著者典重平實而無浮華刻畫之辭至於萬  
言封事尤根據深厚規摹宏遠允爲國家長治久安  
之名言確論肆先輩若白軒李公西河東里兩李公  
儕友若滄溪林公劇賞公文章盛加推隆而當時輿  
論雖 宣廟盛際優尸文盟云藝苑公評斯可想見

直菴集卷一  
矣公捐館後先人與叔父始共揀選編次遂成刊本  
而患之事力迄未梓行居恒憂懼適會宗姪大孫出  
牧星山曝乃略損益重校勘而託之俾付剞劂氏遂  
綴數行猥見卷尾伏切愴惕不知所云云爾

和菴集跋

右我先府君詩集總四編府君諱聖夏字成甫平山  
申氏和菴其號而亦嘗扁堂守拙又以先壠地名亦  
稱困巖居士以 崇禎乙巳生弱冠文藝夙就屢舉  
場屋而終厄南省世咸稱屈中歲以先蔭筮仕內經  
侍直司評都事庶尹等官有恪勤精白之操外典醴

泉長城潭陽延安等邑著教士字民之績而老是又  
後休官不出叅戊申平難後勲曾會盟陞通政拜都  
正推長子昉侍從 恩超嘉善襲封平雲君丙辰考  
終于居第此府君平生始卒也府君於詩雅好甚深  
功力專久而天分超然占地高古故凡有述作類皆  
天成渾然不事彫琢風調粹如若出古先至其冲和  
簡澹淹博蒼健則噫亦豈第恬素情性則然而家數  
之全不一其格也考綱菴府君嘗稱府君詩曰優於  
達意長於用事玄石朴先生就加獎歎曰天機從容  
灑脫塵白儘可謂陶謝門庭出來而時或有伊洛擊

正者集卷一  
壤集意味拙修趙公聖期默守柳公成運則以為雅  
鍊法度中帶見逸暢氣像而古色蒼然絕無瑕玷儕  
友如慎白淵無逸李槎川秉洲尤歛服推挹以為高  
韻老筆蔚有杜意陸趣李氏恕菴公常歎其豐好穠  
浚非吾所及而滄浪洪世泰聞之以為信然此又府  
君文章所以見許於家庭及斯文詞垣諸家者然也  
然而府君雅澁謙挹故末音只令截之家內子孫傳  
看而已顧以恕菴公平日定論及長子臨終遺言俱  
以為不容不梓行故茲敢揀選編定以待事力之至  
而極以知見矇昧去就踈謬為十分兢惕矣抑又惟

念草稿文部諸文字典雅曠理勝辭達亦為前輩  
諸公所推許有可以傳示後人不容泯沒者而第以  
平素專工之在詩故姑不附載以為日後夏商之地  
重犯不孝之罪尤不勝萬萬惶懼焉時 崇禎紀元  
後三戊辰正月日不肖孤暎泣血謹識

恕菴集跋

先生以丙申四月六日易簣距其降辛酉二月二十  
三日為三十六歲 肅廟乙酉釋褐歷職翰苑玉堂  
卒官司諫院獻納夫先生德性之仁名行之賢固為  
當世大夫士所共推服則於其壽不侔身爵不滿德

直齋集卷一  
也所共咨嗟痛惜浚有憾於天道者庸有其極哉先生富有著述遺稿踰三十編蓋先生自少究心於文章之學工力至到成就高遠優優乎大方家數矣先輩若農巖金公儘有讓一頭之畏焉先生之於農翁寔猶蘇端明之於歐陽少師此非阿好之言後世具眼者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書則真見其然而庶無改評矣嗚呼盛矣先生留茲千古不朽之業矣卽其年位之短長豐嗇詎足較論耶先生歿後同志斗川李公瑋白洲慎公無逸嘗取遺稿後先揀抄而務歸於精粹簡當伯姪參判公又加折衷而刪定序次爲

十六編詩凡六百七十首文凡四百六十首二子皓响經營剗剔之役不幸未就其志而相繼短折不但遺稿之鋟梓遂致屯邅先生血胤於斯絕息其爲慘愴悲涼胡可勝道哉今則先生後事之所可藉手以致力者惟在文集之壽傳矣季姪曙之男大權爲先生所後孫因買屋鳩財以活字印行戊午季秋始後臘月訖事而搨得二百二十餘件曝以先生教育之人顧爲後死者獲見斯後俛仰今昔不勝悲喜之交至略有猥識于卷末云

屯菴集跋

右我伯氏少宰屯菴公文集凡八編公之文章存焉而雷霆一世歿焉而百世在後曝顧訥口其何敢論而亦何事於論哉第曝之所以知公者則有之通原集一帙初年作居十之五而較之中晚殊無初晚之可別則成就之早也不漫作作必完粹無瑕故看詳者難於取捨至謂之鈔選不得則製作之圓也立心主意循蹈實地大小論述尠不顧是以至尺牘之爲閒文字而友道規益外絕無虛華語其與洪夏瑞書所謂雖一行一句必顧義理不敢爲隨意放肆之語者蓋實錄也則理致之勝也高處可以編八家無愧

次者猶一字不落東套則地分之高也雜識一編蓋多名言格論而其評異端雜伎處尤的捉真賊剖斷明確實近世諸公所罕說到而殆亦有功於吾道則知見之邃也蒼老之格而輔之以悍緊簡重之中而參之以疎宕芒寒色正則體裁莊矣礦去金留則淘洗精矣噫亦盛矣公固含章戒勿灾木而顧在後死不容但已則部分編摩以待事力之至者且有年矣曝以終鮮人事一番編摩之外不復忍翻動斯集則今當遺文之出世舊感新愴豈復有泚筆其間之意而惟略叙其平日所以知公者而仍係以開板之由

如此云

東圃集跋

東圃金公遺集久在中行中今其胤子勉行敬夫在彭澤任所始克捐俸募財圖所以梓行余緬聞其役蓋蹶然而喜慨然而愴也公實我先君子姨兄弟而亦實我先君子先叔父之所畏許也蓋公結髮治藝啓發薰陶之益又在三洲三淵兩門則是其濡染之盛觀感之深非特爲文章一路而爲詩若文亦必耻隨東陋銳學古人詩尤出入唐宋韻格秀發風調澹宕有足以鳴世而傳後者先君子每得公佳句合作

則亟賞歎之曰此弟真不可當也先叔父又往往默誦手錄以推重於朋友之知公者曰華敏難敵慎白淵無逸李槎川秉淵並亦交口稱艷歸鋒穎法度之評而槎川又謂世人雖有知公之詩者未必知公之有文雖有知公之文者未必知公之有學韓南塘元震狀公之行則特叙其學識行誼有進於詩與文者公每對余娓娓講說大學朱書不置則韓公之言亦可謂有見於公矣若是者其可只以文章論哉敬夫以余爲先君子牛馬走而猥以跋文辱屬余固憎陋顧何以發揮公蘊積耶只誦家庭舊聞及詞垣斯文

諸長老引重之大致以復之非曰文也蓋以附名卷末爲幸也抑惟念公性簡潔神儀閒朗所居四友堂却掃無一塵尋常造拜必見其琴書靜暇燕坐蕭然真韋蘇州掃地焚香氣像也其詩之秀發澹宕豈非出性情者然歟嗚呼余何由得升公堂復見公平日氣貌耶書之至此尤不勝俛仰感傷也

斗川集跋

余於斗川李公寔從遊之久要也蓋余宗慕農巖金先生無異及門之士又蒙我先叔父恕菴公暨伯氏屯菴公所教育者而公爲農巖之賢弟子恕菴屯菴

之畏友則余所以講服傾仰之篤且深於公固有以大異於餘人矣竊嘗獨恨公之高文邃學優於需世而短期薄祿不得充拓其志業天道之未定不能無疑也猶幸其有一部遺集乃公精神之所蘊成就之所在庶足不朽公於千古余嘗借讀而摩挲感歎三復不已也近其孤子修享刪整成帙將謀梓行俾余有一言余未有知何能妄議公之文學範圍哉顧嘗竊聽於家庭之緒論者則有之恕菴恒稱公文章學識可爲一代眉目其文一取諸育中所得於聖經賢謨者發揮而運用之耻在古人脚下作家計又自有

英特邁往之氣力足以濟之故率皆沉雄老健絕無  
浮誇散漫之言屯菴稱公文章一以義理為主而務  
去煩文立論精確不求俗譽故初見機杼不留瑕玷  
雅健之筆力蒼老之古色令人久堪咀嚼自然歛衽  
敬服二公又嘗稱公之爲學明白濶到制行嚴謹刻  
厲卓然有難及者云實公文章之所本也噫公之歿  
在農巖魯楹之後既不得其賞音之褒則二公所評  
豈不爲公知己之論耶余故謹書家庭所聞以歸之  
不敢妄贅一語也抑余別有所感傷者若使白洲慎  
公有弁卷之文則其必大有揚確於公之文章學術

與上二公之言相發明以爲今與後之公案者而九  
原不可作悲夫於是而爲之掩卷太息者久之

白洲集跋

白洲慎公自少有大志高才詩學杜陵文慕昌黎不  
徒效法必求逼似乃已又遊玄石農巖兩先生門下  
獲聞程朱道義之說其文章問學可以伏一世與我  
怨菴叔父齊名當世同時諸子俱歛衽起敬而高仰  
之怨菴嘗序公之詩稿其所推許揄揚者甚盛不在  
空同下可謂不易之定評而槎川李公秉淵斗川李  
公瑋可湖安公重觀咸曰敬所大家數也吾儕不可



直齋集卷一  
企及則公之所存居可想見矣茲蓋公詩之蒼老謹  
嚴有非槎川之所可頡頏公文之英偉光潔有非斗  
川之所可爭衡公學之博洽淵永有非可湖之所可  
彷彿故也然公氣岸軒昂不能與世推移盛名在躬  
人多竊忌之者故雖拾一第而爵位猶躡蹀門庭自  
蕭瑟獨喜余之知公而服公每值其拜牀則輒出示  
其草稿披列左右指點而討論曰吾愛吾文如南越  
王之黃屋左纛祇以自娛而已余實不勝感歎悲公  
之不遇惜其以公之文章不得大用於廊廟館閣而  
徒費家居漫應之作矣寧不慨然哉公歿十年公之

子世東以公遺稿見寄略修整歸之惟恐刊行之或  
遲矣公諱無逸敬所其字也官止侍郎噫公論在後  
世後世人得賞公之文章其必爲之咨嗟歎誦而浚  
有不相同時之歎矣今之俗子何足以知之

白原集跋

不佞嘗從尤菴老先生集中竊讀白原申公墓誌乃  
知公之有師友淵源而以問學仁義負盛名於當世  
儘浚敬服之私獨恨無以獲公論著文字而觀之以  
償向慕之志近因公之孫壺山府伯振鴻借其遺稿  
全部而卒業然後尤不勝景仰之有倍於前矣蓋公

直齋集 卷一  
姿稟溫良識趣博雅窮經而信古積學而力行內省  
默察之功既其邃密好善疾惡之風亦殊勁特師門  
爲之推獎朋儕爲之傾倒實是世間之偉人也惟公  
所存之渙厚有如是者故卽其發於吟咏者閒淡簡  
整自有希世之音見諸著述者質慤淵永自有範俗  
之績有德者必有言聖人豈欺余哉抑余僭不自量  
嘗以壺山之請安有考校揀抄之役實犯不韙之罪  
矣第念公以學行文章自家而達於鄉由鄉而聞於  
國受 聖祖之禮遇作後學之型範年德俱尊名位  
且顯入到于今稱誦不沫而文集尚未刊極以爲恨

矣今壺山君出宰湖邑欲圖鋟梓而徵余以弁卷之  
文余人微言輕不足以任此托故略識所感於下方  
用寓區區歆悅之誠云爾

隱坡集跋

農巖門下有一高士曰隱坡申公命鼎與余爲百代  
之親且生並一世而不及識其面而遽失之恒以爲  
恨近始因其胤子光彥獲覩公之遺集與遺事蓋公  
窮居事親能竭其力有季路負米之風慕曾子養志  
之義而浚以鄒孟氏五不孝之目爲戒俱有事實行  
蹟之不可掩者持比古之篤孝君子若徐仲車王休

直齋集卷十  
徵之類庶不相讓况又服從賢師講明彝倫日用之道以問學行誼隱然儒林間名重而望隆卒俾鄉黨稱誦至蒙 聖朝褒贈之典儘可謂立揚以顯之孝矣其可敬也夫富貴而立揚以顯者固可貴重貧賤而立揚以顯者詎不尤可貴重乎此余所以深致區區歆尚之懷而不能自己也吾師厚翁良翁與吾友士重或序其集或表其墓或跋其譜咸有表章文字余於是顧安得獨無一言所可愧者人微言輕不足以增重於公之潛德幽光也

沙村集跋

余生垂七十年竊觀當世之學士大夫多矣然其文學才猷兼修交備名德聲望蔚然最顯者其惟諫議金公諱致厚字士重乎盖公以厚齋老先生嗣孫早襲儒芬立脚正路四十年家庭日親獨立之教所茶飯者天人之學所參倚者義利之辨存乎身而忠孝大節擬諸用則經綸長筭全才宏器偉然為大人鉅公而最其剛毅正直之氣如松直上旁無附枝寧窮餓枯死不能為回互屈曲媿媿苟且之態故其發為文章也率皆根經術主理致典重的確沉澁淹博不拘拘於操觚繩尺而自然有光明磊落之像所致意

者布帛菽粟之實用而無藻繪浮華之雜焉卽其庚戌戊午二疏爲吾東大文字而凜凜乎古名臣奏議等閒雜著尋常詩律亦莫非其底蘊所攄名論所寓而至其論事析理處直截洞快明白痛切如刃解竹而水臨壑也讀之灑然如見其人後有子雲堯夫作則其必有拂蠹簡檢黥墨犁然契合咨嗟詠歎之不足而知余言之非出於阿好矣若其與世抵牾終身抹撥卒莫之大有施爲則千古志士之所共齎恨而於公何病焉余於公姓不同兄弟也斯世知公宜莫余詳而所愧駑劣不克自効公後事文字如古人相

約爲傳之爲爲所深感今公之子鍾正哀公遺稿將謀梓行余竊幸老病垂死及見公集之成而復念於此無言則終無以一暴余志而有耿耿不自釋者茲書此俾附之卷末以質後死孰知余悲嗚呼愴矣

遠觀軒集跋

右遠觀軒金公諱克光字顯甫與我先君子唱和詩稿一百一十有五首公之孫必泰從原集中謄出遺我者也記昔丙申秋冬先君子將赴長城任所過辭夢窩金相國相國爲之語曰貴府龍江有金處士顯甫乃南州高士嘗與家弟仲和子益及林令德涵爲

同硯友學識既優詩文俱雅可與相識也又貽公書告以新去地主乃巨室賢侯又是先正高弟必有下士愛才之風君雖不八城府可與相從也先君子下車卽馳書候問公既造謝于鈴閣自是叅尋無拘以擬陳徐故事先君子亦訪公之溪亭前後詩篇往復積成卷軸矣先君子贈公之詩有曰歎息龍江子老窮真可哀公車罷待詔草澤有遺才一見心先許相思首幾回慙非言偃室難得澹臺來又曰超然身世寄江鄉牢落乾坤一草堂命達元知文所忌詩窮不特子堪傷卽今賢士蓬蒿遍從古騷人怨恨長雪月

數宵清景好待君終夕拂塵床又曰龍江今日始登臨坐語移時已夕陰一別應知玄髮變兩情復比綠潭波眼中將奈晨星濶嶺表難教暮境尋問訊尺書憑仗外唯期耿耿歲寒心此可以見先君子與公交際之厚期許之重戀係不舍之深篤情誼而信知其爲今古罕有之勝緣矣兩家子孫宜悉先契之若是而繼講世好無替也夫

文章宗選跋

先君子雅言書必自抄以看古人選家雖多皆不合已意此文章宗選之所由以編輯者也宗選之凡例

上自經史下逮子集聖賢載道之文歷代紀事之文館閣詞章之文草澤光恠之文無不盡收並畜覆沒遺蘊餘憾然於經傳則謹載全文不敢有所刪節至於史記與諸子諸集則雖不得已略有刊汰猶主於廣取而寡捨故合爲巨帙幾至百有餘編五十有二卷若名世文宗若古文眞寶若文章軌範等書視此殆單陋徑約有不足以博觀矣先君子蓋於此役用平生精力其志旣勤其功遂專卒成前古所無之大編先叔父嘗取以讀之亟歎以爲此書要當梓行於世間以補文苑之缺典京華學士大夫家藏書籍備

具無種不有者縱無所事於此而山村鄉廬學究秀才得此一件以置之則之經也之史也之子也之集也咸可得以窺翫領會矣詎不大爲嘉惠哉遂欲爲有弁卷之文以發揮其意且將擬勸書肆圖所以印布用壽其傳而仍乏事力未果惟其言則儘好評揚此書得範圍無憾矣曝之不肖不能立揚又無財力無以托諸剞劂氏獨抱遺書不勝感涕而已猥此略識于卷末俾家內後生有以考認而寓誠致力焉

六禮疑輯跋

禮之在天下公私吉凶無不管攝蓋不可以一事不

直齋集 卷一  
講而其中冠婚喪祭鄉相見六件尤爲生民之大節  
古今之切用其書古有姬公儀禮後有朱子家禮儀  
章部伍固已著明完備學者依文熟讀按本力行則  
庶不迷夫秩禮叙典之本義然而儀禮家禮只言經  
禮之應行常制而不並及於變禮之疑文難節則戴  
記一書所以踵興於儀禮之後而與相表裏補其闕  
漏繼戴記而作者又代有其籍有若杜氏通典亦粵  
宋五先生禮說暨 本朝諸先正論禮文字均之爲  
戴記之支流餘裔家禮之羽翼藩屏者其於上六件  
疑變之節有所依據容可折衷而殆始無憾矣第其

各自爲書不相合並當事者每病其考檢受用之艱  
則肆我玄石朴先生平生功力最在禮書而以此六  
種疑禮合有一處裒收乃於講讀之暇將通典以下  
類彙羣編成此一書其事雖述而其功反有盛於作  
者若其蒐聚編定分門列目之所以然具載書首凡  
例不待敷陳固已瞭然矣書成藏于家且數十年門  
人厚齋金公族孫黎湖朴公蓋嘗爲之眷眷表章以  
爲傳遠之圖此因儒臣大臣鱗次陳達自 上命嶺  
南道臣亟付剞劂卒俾廣行於世 聖朝崇禮教淑  
風化之德意猗歟盛哉是不可以無識而先生當時

直齋集卷一  
未有弁文厚齋黎湖以未見八梓亦未有書後文字  
爲可恨也茲曝以士友同人之請不自揆量略跋下  
方如此僭踰之罪知無所逃仍竊念先生富有論著  
識者謂朱子後纂述之盛無出其右惟此疑輯之外  
前後所編三十餘部就如二書要解四書讀記心學  
至訣聖賢遺模東儒師友錄等書爲尤著顯其有以  
發揮經傳嘉惠來學有不可勝言者曷亦次第灾木  
若此書爲裁是則不勝慨惋也云後學平州申暉再  
拜謹書

平山申氏家乘跋

我申氏族譜卷首雖嘗略載先世之名行事蹟顧不  
免簡而未該疎而未備儘不能無遺憾故先君子竊  
浚病之別爲家乘一書以先世正統爲主以鴈行旁  
親附記倣玄石先生崇孝錄起例成帙凡有先世詩  
文遺稿則勿論多寡必先収録次以狀碑表誌年譜  
輓誄等文字而猶以爲不足博考前輩文集雜著苟  
見其有可充遺事者靡不亟取而並採輯之以附其  
後於是先世德業文獻始有所賴而可徵可傳於今  
與後矣豈不極幸哉夫既有此成書規模然後繼述  
之責實在子孫不肖竊恐人代漸遠或怠於續修之



直齋書目卷十  
功則大違先君子述先啓後之志爲浚可痛恨故敢復粗有叙論以祈無至廢絕未知家內後生以余之心爲心而得不孤負墜落否苟有人心者當知斯言之不容泛忽茲事之不容放過矣

家藏先蹟經書正文跋

以聖賢之文祖考之筆合爲一冊則生民之幸子孫之寶舉天下之物宜無有加於此者矣而曝之不肖得而有之故浚有所自幸而略識之用示後人書經正文卽我王考親筆所寫也詩經及庸學正文卽我先考所寫也書經則先叔父平生誦讀不離手者以

遺不肖詩與庸學先考少時手謄用工之冊而晚揆不肖矣手澤尚留嗚呼痛哉抑不肖雖知得而有之之爲幸而顧不能勤篤肆力親見實效則畢竟不免爲聖賢祖考之罪人矣後來子孫庶其以我爲戒善讀而得力也夫

家藏 賜書跋

左傳十五卷布衣臣申曝之五代祖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所受賜於 仁廟者也小學四卷孟子七卷心經二卷春秋補編二卷啓蒙翼傳三卷攷事撮要三卷臣曝之祖父領議政平川君所受賜於 肅廟者

也闡義昭鑑三卷大訓祖訓各一卷賤臣之所受賜  
於 聖上者也臣以草莽寒賤不才下品未克出身  
立朝以事 主而特以先祖之遺裔欽奉前王及  
聖主之賜書每當披閱之際有感 君親之恩榮耀  
罔極因知其世守不失屈首敬讀粗識書中之義理  
然後方始罔墜忠孝之傳矣此是臣與後人所共勉  
戒之義故謹錄其件數而敢識微忱云爾

三聖御筆跋

惟我先祖忠翼公在政府時 仁祖大王每以手札  
御書訪問機密事務公殫誠竭智詳悉條對以進公

又或以小劄有所論難稟奏 仁廟恒以親筆批於  
劄尾以降之其事則秘雖家人子弟莫得以知之  
君臣際遇之重於戲盛矣今此小劄一紙截去上面  
只留最末一行乃李白洲明漢筆也其左 聖批卽  
宸翰也蓋當時公以李公爲備局有司堂上常留置  
家內別舍凡臨條對稟奏之際招李公於前而或使  
寫之云中經兵火家藏公私文籍蕩然無遺餘 御  
札對劄百不存一今此數幅幸見於舊篋亂軸中故  
謹並 孝宗大王在瀋陽時 賜公御札兩紙及祖  
考議政公爲山南直指使時所受 肅宗大王御筆

直齋集卷一  
封書一道粧縑作帖藏于廟中以為家傳世守之寶  
云爾

書後

書玄石先生文集後

老先生晚年閒居坡山之廣灘將平生著述文字手  
自整釐為正外兩集蓋其較重且緊者就加朱點而  
目以正集較輕且歇者就加青點而目以外集間漫  
者無點而歸之刪棄止於辛未以前而甲戌以後文  
字兩點並不及焉目以續集此則追宜略有去取而  
當為後人之責也先生易篋後自本宅騰出一本我

王考議政公亦謄一件而並以全帙都數沒謄矣王  
考嘗思以芸閣活字印出而仍公私多事而未遑其  
後遂無復有致意者辛丑六月遼臣李重協白請先  
生遺稿有數十卷乞令兩南道臣刊行克蒙 允許  
於是門人厚齋金公與芝村李公相議先刊正集續  
集而外集則勿刊又謂先生於尤菴先生尊仰之大  
體無憾而於美村西峯父子非斥其處義乖舛者不  
啻明著矣及至己巳見尤翁被禍而尹氏為凶徒推  
獎之後則扶抑而是非之者益為嚴截明白矣其前  
雖或有嘗議尤翁得失之文字而在先生為已棄之

直隸集 卷一  
論考之於先生所加紅點中則可知也今於修整也  
當主此意或有礙逼於允翁者則當行刪去以明先  
生之本志若其辨責尹氏罪過者不妨具存以白先  
生之晚年定論可也仍使先生外孫申暲與金君正  
魯兄弟看詳籤識以爲商確之地李公世瓊意見亦  
未始不同而只先生孫弼傳以斥言隻字不可遺漏  
爲言不肯相從出力沮戲遂不待修整下送原集於  
兩南而刊之適時事大變後趙令顯命爲嶺伯弼傳  
適爲其管下守令乃不有先生旨意不顧厚芝定論  
只與趙令及李匡德輩聚首謀議忙急董役不日刊

出而凡書札中礙逼允翁而不入青紅點者反爲収  
載攻斥尼尹而見錄於年譜及行狀者遽復拔去卽  
其變幻之形跡毀動之情節狼藉如泥中之獸跡不  
可復見扶懷抑尼之本志定論其恣意逞曾亂用手  
勢之罪豈不萬萬痛駭哉然先賢文集有夏定改刻  
之時亦有板刊重刊之事故今暲爲是之慮謹記厚  
齋芝村所嘗欲刪者及迷見所欲財處者別爲目錄  
以俟之後之君子庶有考據而折衷則幸莫甚矣雖  
未改刊之前凡集中或有礙於允翁者覽者認作先  
生已棄之論弼傳誤爲載錄之故而看過則固不失

先生旨意而事實亦信然矣區區以此竊有望於當世也

又書玄石先生集後

先生文集鈔梓之前有四本其一手稿本草也其一先生歿後本宅謄本也其一我王考謄本也其一辛丑朝命後謄本也本宅及吾家謄本一從先生所定正外編目而移寫存刪皆從青紅點者也辛丑謄本李公世瓊朴從弼傳亦稱如是寫出而未保其果然時事既變後李公將文集四本不捲還于厚齋而盡還于朴從以致誤事朴從背先志附異類者也盡

入其手之後未知何以爲之也其後朴從與趙顯命對刊之本與先生手稿草本及正外編目多有出入相左者存其所刪刪其所存渠意嫌其與草稿及他本逕庭故吾家所謄本托以見失終不還送蓋其手稿藏于先生祠堂內人不得以恒覽而我王考謄本若還之吾家則必較諸刊本考其存拔渠輩私意去取變亂本集之情跡將發露無餘故爲此隱沒之計而其實只見其欲巧而反拙益以證成渠輩亂真之公案爾何便之有哉可哀也已曠知此裏面顛末最詳且悉故一書再書而不止覽者合前後說而觀之

直齋集卷一  
可知先生本志之不如比厚齋芝村及曠之所執爲是而李公及朴從趙令之所行爲非矣

書栗谷先生集後

栗谷老先生詩集文集合二十卷乃牛溪成先生所抄選而朴公汝龍所分類編次者刊行于世六十餘年玄石朴先生講讀之餘惜其尚多散逸於是夏考老先生手草本稿及詩集逸編論辨書尺與知舊門人家所藏片言隻字之散在臨瀛海陽坡山諸本揀其詩文之見漏原集而辭義俱粹者及如經筵日記有補世道者爲續集八卷外集八卷又取同時諸賢

贊誦老先生後事文字爲別集六卷附以所自修正年譜二卷刊行于世已近百年當時固嘗徃復於尤菴宋先生而爲之而竊取朱子大全例彙編傳布無復遺憾矣老先生與牛翁玄翁均是 本朝大賢也老先生遺書在我東如程朱書可以天壤俱弊其重如何牛翁以老先生德隣之執友而旣先編其原集則後人不可議論輕到故玄翁以老先生私淑之人原集則不敢一字移易遂自追編其續外別集以繼原集之後者謹嚴之義大可見矣然則爲玄翁後賢者亦當察識此義而近者李判書熙卿毀動原集及

續外別集合爲一帙名以栗谷全書而于原集刪其  
十之一二于續外兩集刪其十之六七于別集沒其  
題目而稱爲附錄至謂玄翁所嘗收拾者或有不能  
必其爲先生所作者或有來歷不甚分明者噫此何  
言也玄翁於老先生世代近而聞見明熙卿則世代  
益遠而聞見不逮矣考據之精審編摩之詳著玄翁  
早已十分慎重盡善盡美矣熙卿以眈然後生何敢  
議其踈漏乎尤翁曾於其太極問答及爲學之方圖  
說疑其非老先生手筆而要以這意添註題下以示  
傳疑之意而已無欲全去別集之語則今熙卿稱托

尤翁作此不韙之舉殊可異也夫先正遺書先正編  
刊已行之百年而晚出後學以私意偏見擅自毀改  
亂用手勢者決知其至未安也豈不慨然哉嗚呼後  
之欲觀老先生宗廟百官之美富者宜讀牛翁所編  
原集及玄翁所編續外別集而書院所儲四集板本  
是也若年久刊缺則就加重刊而已今所爲全書新  
本還他一家私藏而宜在所廢也千載之下必有識  
余意從余言者矣抑聞熙卿之爲全書也士友多規  
其專輒則遂不得已以原續外三集所刪之文字目  
以拾遺還爲附編於卷末厥亦覺其削去之不可矣

與其若此豈如仍舊無改之爲安乎且如聖學輯要擊蒙要訣自是別爲梓行之書也朱子四書章句詩集傳易本義小學近思錄會無混入大全之事則此又何必入於文集中耶其亦編次失倫矣後人不可不知也

書尤菴先生年譜後

尤菴老先生年譜宋校理疇錫草創之遂菴芝村二公討論修潤而成之而未卽八刊矣二公下世後先生曾孫婺源景微始爲八刊而不從二公定本多以己意變改添補而頗有失誤處何以知之曾余從芝

村所借讀舊日之本故也二公所定之本無向玄翁侵詆之事而新本多有毀誣譏議之語未知景微何心爲此也以此示後則人何以知兩門之同道哉將爲世道之害矣愚意更以二公舊本刊行爲是何者玄翁於尤翁宗仰其道德本自無憾其於斥二尹也亦以爲大意則儘好自家意思亦然而但攻斥之際或涉太過則有所奉質而初不妨於大意儘好之本志也於大尹江都事及主尹鑄兩款自以爲非斥本與尤翁同於小尹背師一款明言痛斥其犯分悖倫者不一而足然則玄翁與尤翁有志同道合之事契



直齋集卷一  
交際有何相病之端而捃摭捏合恣意詬謗耶尤翁  
有知必責景微如崔慎矣噫玄翁之孫弼傳出玄翁  
文集而附托異論之人凡害於尤門者靡不収録惟  
恐或漏尤翁之曾孫出尤翁年譜而凡害於玄門者  
恣意毀謗若是無據兩人所爲可謂不識二父之心  
而兩先生志同道合之盛後人將不得看出矣豈不  
可痛心乎哉余於家藏本視舊本所無者削去之新  
本所拔者添入之以待日後公心之君子必有採聽  
而改正之者矣余蓋不得已也可幸無罪矣

書玄石先生年譜附錄後

恭惟先生易簣垂七十載時移而蹟遠世降而言厯  
曝以後死爲是之懼謹依退栗以下諸先生附錄例  
哀叔先生狀表等諸後事文字可以闡揚其志事者  
釐爲四編適從子大孫蒙 恩援陝川故仍俾刊行  
蓋先生文集板本在陝故也第其哀叔不能無憾蓋  
曝方來寓湖曲隨身無可攷文蹟故耳前後請額疏  
宣額致祭文奉安祭文及壬戌後 賜祭文二度丙  
子後從享疏幾本例所八載而散逸零落皆未及叔  
錄是可恨也後之人其完續而繼成之可也先生文  
集旣誤出無以見先生志事故曝不得已爲此役若

直齋集 卷十  
先生德學之地位名論之始末上焉而先生自有定本中焉而百世在後下焉而是編在矣曠何敢贅焉哉

書聖賢遺模後

昔朱子嘗就周程張子遺書輯編為近思錄一書寔為六經之階梯其所以嘉惠後學者可謂罔極之恩也我玄石朴先生嘗讀近思錄乃思潮而上之倣此成書遂將詩書易禮語孟學庸諸經傳考究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之許多議論許多行事可以入於論道體論為學大要論致知存養力行論齊家論治

體治法出處義利與夫尊聖賢排異端者各以事類相接隨以文字相從彙輯分編合為巨帙書既成名以聖賢遺模又以周程張朱議論行事別為後篇以附其下然後洙泗洛閩羣聖賢之道德教化政事文章無不會同於一書之內而無散見錯出猝難領會之憂蓋略如近思錄綱與目之法例而其功盛矣千載無人作如是想者而迺先生獨能積年用力終至告成俾後學獲覩前古所未嘗有之書而凡於聖賢垂訓詔後之本末庶可得以窺測曉解如親炙如指掌矣其有誠於前聖有德於後賢曷可勝道也哉先

直齋集卷十  
生著書立言之富固爲我東先正之最如四子讀記  
二書要解六禮疑輯稽治錄東儒師友錄等書孰非  
關繼開之文獻補天人之遺闕者而諒亦莫如此書  
之爲尤重且大也以故厚齋金公黎湖朴公每以此  
書謂羽翼經傳開牖來裔可與性理大全朱子語類  
大學衍義聖學輯要等書並行也稱述表章眷眷不  
已而恒恨開板之遲矣二公未幾相繼下世無復知  
有此書而曠獨抱遺書不勝感歎略識景仰之忱於  
卷之下方未知剞劂而行于世者竟在何日也

書中笥錄後

右中笥錄一卷我祖考綱菴府君晚年所著也府君  
以崇陵壬子立朝以明陵丁亥捐館德尊位隆  
名立事顯而此書成於甲申丙戌間則卽其平生經  
歷之事變設施之訃謨無不備載於其中嗚呼府君  
愛君憂國之志尊賢衛道之誠扶倫討逆之功匡  
時救民之策忠厚而懇篤正直而精白者百世之下  
有廢書而泣者矣矧在子孫羹墻之慕曷有其極哉  
伯氏嘗手寫淨本戒曠以勿輕示他人蓋慮書中被  
斥家子孫或見而妄生是非故也然而豈可一向慳  
秘乎哉

書先祖文僖公神道碑後

公之神道碑銘得徐四佳居正文二百餘年矣事力不逮至今闕刻爲子孫痛恨矣後裔東川君德夏爲公墓所在之本道水使募財治石不日董成受篆於判府事俞拓基請書於領府事徐命均以某月日鐫而樹之于塋域之左追遠之誠於是小校矣公佑我世宗大王致太平配享 廟庭故家祠至今不遷方奉安于貞陵洞公之平日所居養拙堂中壬丙兩難宮闕間閻公私屋舍咸被蕩殘於煨燼而斯堂獨存歸然若靈光吁其異矣公之内外孫今至十數代

不勝盡記而有若判書文節公錦進士命和處士命仁俱己卯名賢文節之後最大平洲府院君華國平川府院君礪監役礪都巡邊使砬守禦使砬節度使虔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景禎東平君景裕東城君景禔知事景琥參判景祺副元帥平陵君景瑗判書平興君竣都正竣進善碩蕃判書莊武公汝哲領議政平川君琬平恩君璨奉事球平海君湯判尹厚載參議厚命承旨弼賢節度使漢章平雲君聖夏副校理靖夏統制使翊夏東川君德夏承旨宅夏摠戎使光夏大司憲昉掌令曠正言大脩相繼立 朝

簪纓不絕而主公祠者今明川府使煥也外裔最著者左贊成李文成公珥應教竒遵大成竒大升左議政宋文正公時烈右贊成吳謙綾海君具成綾城府院君具宏綾川府院君具仁屋青雲君沈命世南陽君洪振道大司憲俞撤右議政鄭維城左議政李端夏領議政李畚領議政李宜顯右贊成鄭齊斗右議政金構大提學金祿右議政俞拓基判府事李箕鎮領議政金在魯判書金取魯左議政徐命均大提學吳瑗觀察使閔亨洙判書朴師洙也恭惟我 仁獻王妃寔公六代孫女篤生 仁祖大王光啓中興

聖神相承至于 當宁猗歎盛哉

書先祖忠翼公南漢遺書後

國事夫何言哉只自痛哭今十二日江都亦被兵上下俱爲被執至於兩大君來在陣中古今天下安有如此被兵事耶不得已明日自上將出南漢城許和於汗云出和之後仍進京城故不得不依其言還京吾亦隨 駕入城不得早死忍見此變完豐正月初三日四夏氣死羨哉羨何及也東宮欲爲陪往尤增罔極此外難從之請無數無數此後事何可忍言耶被圍四十六日而明日下

城還都斥和之士尹集吳達濟今日已爲執去矣  
一家避亂之行並無事而到耶朴進士之行追往  
云已到乎柳察訪妻未知去向何處子午不忘如  
得聞見詳示爲宜貞兒無事連命耶復加恤念無  
使呼飢姑兵不解圍修書留山城使之前往耳心  
亂不具丁丑正月二十九日父

崇禎丙子冬 國運不幸被清賊來寇時我五代祖  
忠翼公領訓局兵扈南漢守東門屢與賊交鋒勝捷  
而畢竟弱不敵強廟謨出於講和嗚呼豈不痛哉此  
乃公在圍城中寄高祖判書公安東任所書也書成

於丁丑正月二十九日則蓋出城前一日書中備及  
當時危辱之變痛寃悲憤之意至今讀之令人眦裂  
而髮衝矣雖使當時同朝之詞苑鉅公奮筆瀝血而  
書之其慷慨激仰之氣誠無以有加於此矣公之淡  
得春秋之義尊攘之旨有不容誣者於戲偉哉公後  
來潛通密使于 天朝以伸大義爰 毅宗皇帝褒  
獎之詔其基寔兆於是書矣尤菴宋先生銘公之碑  
曰拱北之義必東之誠始將晦昧賴公復明者真知  
言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

書孟文貞公大拜 王旨後

孟思誠為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  
領集賢殿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兼判  
兵曹事者 宣德 年 月日 朝鮮國王之印

贈朴孝子得八字

在昔陶唐世至化方塊北虞舜耕歷山夔夔心不  
愬大孝存至今令人淚省察甄城亦王都風俗不  
奸猾朴公居於斯事親勤且劬廬墓泣三年哀哀  
情更勛此是舜之臣何復元凱八孝可移於君公  
宜置管轄 新昌孟思誠

余近在旅寓泠寂中一日孟淑春汝和持其先祖文

貞公大拜 王旨及公 贈朴孝子詩篇手稿以來  
求得一言以記之余不覺蹶然而起肅然而敬也我  
東自箕聖建邦以來叙九疇之道行八條之法素稱  
侔埒中華而及至我 世宗大王然後其禮樂文章  
始煥然復明盡制作之政做極盛之治蓋箕聖後一  
人也有是 君必有是臣當時贊襄太平者文貞公  
與我先祖文僖公及黃翼成許文景公後先立朝左  
右台揆遂為 聖祖之所依毗而委任責成人到于  
今稱其德業誦其風猷嗚呼偉哉國步多難中經壬  
丙兩寇公私文籍蕩殘無遺此獨獲全於兵火之餘

流傳至三百餘年豈不奇哉况其末端所安 御  
寶六字卽 皇明太祖皇帝所頒降璽章也獲觀此  
章於神州陸沉之後令人感涕無從也若不天慳而  
神護之則何以獲保至今日也奇矣幸哉我祖文僖  
公平日居第扁以養拙堂者至今尚存歸然若靈光  
爲世人所艷稱而竊念居第之貴重不及於 王旨  
皇璽之益可貴重矣摩挲感歎不勝欽仰之至復觀  
其詩篇與手蹟則詞格淳古和平字畫端謹秀美與  
我文僖公詩筆恰恰相似吁其異哉余文僖孫也感  
歎欽仰自有異於他人萬萬矣汝和復以 王旨居

上詩稿處下合成一帖以爲傳遠之圖未知汝和以  
爲如何

書師任堂手蹟後

師任堂申夫人我先祖文僖公之後孫而栗谷李先  
生之先妣也先生撰夫人行敘述其德行與才藝甚  
詳德行則可就狀中考認而復觀先生之爲先生則  
又可推測而徵其醴芝之源根矣才藝則狀中稱其  
通經傳善弄翰工於刺繡畫山水若草蟲俱極精妙  
屏簇盛傳於世云今此草蟲圖八帖乃夫人手筆爲  
李公陽元家所寶藏者李公爲先生同時向慕之人



直齋書目 卷一  
則其得此而寶藏也固當然爾今其後人殘敗將賣  
是帖以資遠行余從進士李民秀聞而求之質錢買  
得焉余實夫人之旁孫而余子孫又爲夫人之彌甥  
是帖之歸屬余家其事有不偶然者是豈不深可貴  
重而自詫哉記昔鄭公必東宰江陵時亦得夫人草  
蟲圖而歸廣愛題跋於諸名公我叔父校理公獨以  
七言古詩盛加贊揚之辭矣今是帖與鄭本雖紙幅  
有大小之異卽其名物同一規模而更無差別遂信  
其出於夫人之手無疑矣若其品格之高先生所謂  
俱極精妙四字盡之而我叔父詩中春風暗入筆下

吹點綴真奪天工竒想得從容落筆時用意不在丹  
青爲當年葛覃卷耳詠彷彿寫出無聲詩至今流傳  
二百載墨色欲落神不移等數語儘能善形容而可  
謂不易之評矣顧余復何贅論哉抑余年前尋拜夫  
人墓及先生墓不勝追慕之感今得夫人墨蹟而有  
之又得先生親寫詩稿而有之余以何幸能得他人  
所未得有而有之哉是不可以無識摩挲歎歎之餘  
略述敬服之意傳之子孫俾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書栗谷先生親筆詩稿後

余於栗谷李先生景仰之誠有如魯人之慕夫子故

直齋書目 卷十  
平日思得先生手筆以爲沒身敬玩之資數十年廣  
求不已世代既遠雖或有藏儲者皆愛惜慳秘故久  
未有以得之矣頃年得聞芝村李公出宰首陽時乃  
獲先生手寫詩稿一卷而來亟就其中分得三葉以  
歸李公蓋賞余之誠意而強副之矣三葉之內詩凡  
十有五首而字字句句罔非先生之心畫恍然如侍  
其佔畢之境界而若親其吟風詠月之氣像矣此豈  
不至竒而極幸乎平生志願於是克遂而無憾矣摩  
挲欽服之餘不勝贊歎之私略識顛末傳之子孫俾  
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書先師手帖後

學貴力行我先師有焉先生嘗手書禮記論語心近  
等書中會心格言十二帖揭于壁上以爲朝夕顧誦  
坐立警省之地焉養心檢身待人接物日用動靜之  
道皆在其中先師於此體貼服膺實用其力故其持  
敬工夫獨能真實刻苦以至純熟和平蓋始由勉齋  
之功竟得伊川之化非並世諸儒所可企及也凡平  
生親炙之士咸服其凝道之至德矣先生歿後嗣孫  
致庠士重並收拾粧緘作爲一冊將垂示後昆來學  
曠以疇昔出八門墻仰瞻心畫之人義不容無一言

直齋集卷一  
嗚呼百世之下覽是帖則先生之居敬規模可以想見而興起不待於考閱狀碑矣士重之眷眷爲是役豈不宜哉夏願摹刻而有板以壽其傳可也

書女子屏訓後

余以未教之女妻清風金伯剛實士重令之冢婦也士重行義高家法嚴余憂女子之將何以爲婦於德門而常用兢竦矣女子歸寧之日持示乃舅所賜一屏凡十帖蓋取古人前言往行孝義恭儉事蹟旣書本文且爲諺解末復以自意推演發揮飭勵而期待之其爲丁寧戒訓不啻浚切懇到殊多其父之所未

思及而教之者余謂女子曰汝舅愛汝故有此訓教矣汝若於此夙夜惕念服行無替則一生受用不盡矣下可以爲孝婦中可以爲順妻上可以爲義方之母而庶不墜厚齋先生禮法之家道矣可不勗哉余又竊有感於斯者世之造給新婦屏障者例圖百子而祈多男繪花鳥而供玩戲者又於禮見之日面給珠璫綾錦之屬則人皆以爲愛婦之深而彼皆施之以奢靡示之以喪志矣豈若士重之愛之以德而教之以嘉言善行也哉方見士重之所以異於衆俗也遠矣此不可以無徵故余於是乎跋之惟爾女子之

子孫世世傳守而無違則金氏之門安得不永久昌  
大乎

書東山溪堂詩卷後

出東門十許里有小山曰石丘昔我王考絅菴府君  
晚年卜等於其中據山之北而置精舍二區各九楹  
上曰東山堂左扁洛詠齋右扁睹墅軒下曰遠志堂  
左扁吟嘯齋右扁踈襟軒其後以東山堂遺叔父恕  
菴公以遠志堂遺伯氏屯菴公矣未幾我先考和菴  
府君又卽東山堂之右而立溪堂六楹左扁夕佳齋  
右扁多在亭以遺不肖曝又就遠志堂之左而立池

亭四楹左扁便會亭右扁影華榭以遺家弟曙矣此  
其一山之內並有叔姪兄弟之宅而揔爲先廬之傳  
授者其事儘竒且幸矣園圃田疇錯落其間花木林  
樾映帶其外岡巒回抱而無高峻之危溪澗清淺而  
無深險之憂道峯三甬天磨水落妙寂諸山四面環  
圍而眼界清秀實是不易得之佳境也不肖間嘗抄  
取前後詩篇之散在家集者合寫一冊復倩人作繪  
事附見卷端以爲此身不能長在山中故足跡未到  
時着眼寓懷之資可見余之愛好斯境而無斁也

書陶令三逕圖後贈尹景平

直齋書目 卷十  
余家有陶令三逕圖一障其鋪叙蓋取諸歸去來辭而畫法亦不俗每揭壁縱觀則南牕西疇東臯直境畧宛然眼前物色不覺千載之為遙余實愛之今以遺尹學士景平使持歸其山家以為林居自况之資蓋景平宜有此畫故也景平正色立朝以風裁居臺閣奮鷹鷂之志請沐浴之討而議不見施則勇退於急流之中八坡州龍洲修其先人弊廬而處之從余求此圖以往將朝暮瞻挹以究古人樂趣而消遣閒中日月其勁節清風堪對此圖而真箇着題矣顧余何惜一縑繪而不以相贈用以成人之美而助其

高韻逸興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也哉余見丹巖閣相國三山李尚書之退而竊歎其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而歆歎之又見景平以眇然後進同其退於是乎景平不但其自靖者匹美於並世之賢抑可追跡於昔人而無愧豈不足以勵世道為世防而名垂於後世耶然則余雖愛此圖固宜推與於景平矣不但此也又欲使工畫者畫出尹景平三逕圖以看之何必慕古人為也昔蘇老泉題詩水宮圖以明畫之在我猶在子之義而結之以報以好詞之句此則景平之責也未知景平何以答之

書金太白隱寂詩軸後

今叅知政事退漁金公當世之賢大夫也公釋褐初  
八臺閣論時事遭 嚴旨卽退遂初服縛屋於黃驪  
江上以居不復出世每於春秋閒日遊賞域內之名  
山水以寄興寓懷若金剛七寶妙香九月方丈瑞石  
清涼月嶽等地往來如房闈其高風清福爲衿紳所  
歆艷矣壬申冬 上以公恬退樹聲有補世教特進  
秩爲上卿用 國朝故事許八耆社月致惠養之需  
公以獨餉爲愧與鄉黨隣里共之携酒設食於旁近  
蕭寺招致鄉中耆老子弟而酣飲勸叙暢詠而爲樂

者非止一再而余獨在遠不得同焉今年春余爲請  
叔父墓文來尋公李尚書君範亦欲受公筆刻先碑  
而至邂逅相逢而偶然湊着於宴開之日仍同席叅  
過可謂浮世之勝緣矣公精力康健德義昭著而其  
所以勉誨會中之人者有可記取者其言曰士生斯  
世耕織爲本業孝悌爲恒德虞庭之命九官命稷先  
於命契孟子之論王道先樹藝而及庠序又以衣食  
足而知禮節丁寧垂訓聖人之意大可見其事之重  
無以有移易而如之何後世習俗以科宦爲第一務  
營營汨沒而不知務本業修恒德夫本業恒德者乃

吾之素位也科宦乃外物也且科難必得宦非常有則何可僥倖於外物而忘吾之素位乎於是合坐灑然如寐得醒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公於臨罷賦五七二絕遍示諸人要而余不能詩又公之言則詩中不可以形容故撮以書之於軸末以為哀世之警云爾

書東儒禮說後

東儒禮說者我先師厚齋金先生之所纂集也先生嘗編玄石先生禮說以繼有宋五先生禮說而先是沙溪先生已有疑禮問解尤菴先生已有經禮問答

次第刊行于世以嘉惠于後學然前乎此而盖有退溪晦齋栗谷牛溪寒岡諸老先生論禮文字或酬人質疑或立說證正者儘皆引據經義損益古今可以羽翼斯文柯則來世而允為東方之大文獻矣雖尤菴玄石亦多考準而取資焉則其不可散逸放過而不收也審矣顧世之學者恒患蔽於近而昧於遠無人致意於尋理蒐聚以成一帙如問解之為者先生實浚病之燕居之中嘗就諸老先生遺集採其講說之關於禮律者一依家禮及喪禮備要篇目門類段段分屬件件彙錄以便考閱總十有四編凡其所以

直齋集 卷一  
討論於吉凶常變之節儀章度數之文者大有裨於聚訟潤色之家其事雖述而其功誠不讓於作者噫我先生雅言執禮而從先進牖後學之德業至是而始無憾矣猗歟盛哉書成未嘗輕以示人藏之篋笥有年曩獲覩於先生夢楹之後不勝區區感服而早晚俟得事力當付剞劂故茲敢不揆僭妄猥有略識于卷末俾後之人有以知良工獨苦之心也

書東儒經說後

厚齋先生嘗教曝曰經書集註大全以朱子訓詁為主為綱以諸儒論說添補附見編輯博而規模備儘

好為後學考閱參究之資惟我東方先儒有若靜退栗牛沙寒尤玄諸先生沉潛經傳發揮義趣而形諸言語見諸文字者明通完粹可以梯接朱子不在宋明諸儒下而或有反復勝似處此宜為之收聚彙錄如大全之例以為詔後訓蒙之地不容但已故余曾欲將退溪集先為試手凡遇明德性命道教仁義忠恕及如政事文章等名義論辨文字則擬就學庸語孟本編各章之下段段採入類類分屬合為一帙以復通覽矣旋以喪病震剝有志未就今老白首無以卒業故托之於子子尚少幸留意編摩終成吾志也



曝於當時固以不敢當之意仰對而亦有不敢忘之義又不可謂不受命矣一念恒在於肚裏係着寤寐耿耿忽復十數年矣顧惟諸先生遺集固多與學者答問於經義書理者又或有劄錄立說者可以搜檢而會同成書以副先生指揮而識慮不逮罔知攸措第思之諸先生說雖有彼此不同不免有差互者只宜並存以俟後賢之折衷不宜妄行去取或有遺漏也厚齋之意亦嘗然矣姑且如是從事而設有纂次鮮法揀汰失當者後人可以夏商而重修故屬付兒子大傳及先生曾孫鍾正追加整頓云爾

書潛龍池記後

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先祖所植之樹木猶可愛惜況於先祖歌哭聚族之所乎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前王之盛德至善凡民猶能沒世不忘況於前王講學典書之地乎具氏之芙蓉堂寔自文懿忠肅二公始居焉闡明儒術賁飾文治 國朝士大夫德業罕有出其右者堂前潛龍池盖有 仁祖大王舊學于甘盤故事人至于今稱道之如虞帝之歷山漢高之大澤其說詳著於文學臣李挺樸記文具氏後承宜於斯堂斯池子子孫孫世守之以非身之所得為者

直齋書目 卷十  
為心効死勿去而敬謹居守然後方可不違於敬止  
祭梓不忘前王之義而近聞其宗孫命遠將欲變賣  
之云聞來殊極驚心駭耳其將為忠孝之罪人矣殆  
不可使聞於他人也傷歎痛恨久而不能釋然於中  
矣適其支孫節度樹勳持示李之記文徵以跋文故  
遂書所感而還之因要節度禁止命遠俾不得移屬  
他人或給價而自有之不失為具氏基永久保守傳  
之無窮則其幸如何其亟有以圖之

書愚谷禹公行錄後

余嘗讀壬辰野史見霽峯高公倡義檄云咨我諸鎮

士民或資以器仗或濟以糗糧量力所及惟義之歸  
意當時草野忠義之士必有以資助之左右之以成  
錦山之烈者而惜乎其無傳也今得愚谷禹公行錄  
公之所捐家粟補軍需者數千斛趙重峯高霽峯之  
師亦多所資云則公可謂以義用財者矣二公者非  
有賴於公亦何以號召義旅轉鬪數百里之外以効  
其勤 王之績哉二公之所成就如彼卓卓而公獨  
無聞焉者豈不以生死殊道而顯晦有命者耶至其  
癸甲之飢列十二釜以糊餓人全活甚多則又可見  
仁者之施亦異夫希褒賞有所為而為之者矣然公

直齋集 卷十  
嘗問道於徐孤青知向上之工又手寫心近書及退  
晦二先生語時時玩賞居憂盡禮祭先必誠化行鄉  
里有古王烈之風則公之有得於學力者不可誣蓋  
足以辦此而有餘矣夫以用財一事而論公者其亦  
淺乎知人也歟

書葛溪禹公行錄後

藥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若葛溪禹公者其可謂明於斯義而全斯三德於一  
身者歟方丙子之難公爲泮任諸儒迸散而獨不去  
躬奉五聖十哲位版陪致于 行在所則是死于師

之義也扶母夫人隱於林薄虜騎猝至挺身引去則  
是死于親之孝也若其 大駕未離宮則諸臣子不  
宜先去誤聞山城失守則遂投身錦江以歿公於是  
乎死于 君矣不死于彼而死于此則所值之異也  
向公之奉位版暨母氏也一有可死之會則公不苟  
免矣茲非所謂生三事一所在致死者乎行錄云公  
年踰舞勺居喪以禮事母志養友睦兼至則公蓋醇  
乎內行者也又云公自幼好學早受法訓貫穿經傳  
潛心研究尤浚於心近性理之學節行之成有其本  
斯誠知言也抑余重有感焉公於先師如此則其於

親受業可知也世哀倫敦師生之義不明久矣甚或朝受之業而暮反其戈則况可論子不在回必死之義耶若是者其可以泚頰於公之行錄矣公諱鼎愚谷綱之孫也世居公山云

書清潭帖後

故明府具公時經少出入尤翁老先生門嘗構西山精舍于清潭洞裏自爲草堂記以道其讀書藏修之志山水幽勝之趣其樂固不羨公侯矣老先生曾遊覽其地爲留題額大字及詩篇而嘉獎之矣頃年公之孫上舍晚遜粧成一帖受一代名公詩文甚多一

日持示余而要得我叔父恕菴公次韻故余感其誠而貴其事紹介而受送矣後三十八年復覩此帖於友人金季聞之室聞上舍已作古人不勝傷歎之懷摩挲感歎附書數字於其下

書沙川門下書牘後

右厚齋金先生寄門人申曝書也自曝出入於先生門下以來二十餘年矣每歲必一再趨謁而左右就養之日甚少故徃復書尺如其多矣自辛卯至戊戌書六十四道別紙十六自己亥至癸卯甲辰書四十九道別紙四幅自乙巳至辛亥書凡五十道別紙

八幅竊觀卷內徃復或有批誨於經義禮疑者或有開示於時事出處者固非義理之精蘊而關世道名教底文字也日後刊集皆合收入而絕少刊汰者矣曠之不肖何幸得此於師門乎先生道學高明心德純正平日言論紹述尤玄兩先生之法程凡與門人答問啓發者皆從聖訓賢法中出來明白有下落使人有足以領悟有足以受用此卷亦可見其信然之一端也雖曠生質庸下識趣顛蒙無以副先生詔教之萬一而乃先生顧一味愛遇辛勤提喻以至非其所可與聞所可堪承者靡不諄悉指導夫子有言曰

學不厭而教不倦惟其不厭故不倦先生知體仁用豈非有符於這箇道理耶先生斥言隻字自曠得之不啻如靈龜拱壁故前後教墨不敢遺失茲謹聚輯編第以爲三卷冊子常置案上用替臯比下警歎之承焉夫以龍門尊所聞行所知之義揆之卷中諸書所以施教於曠者手迹宛然心畫儼然辭旨藹然十分懇到則其所聞知于先生之言語議論者豈亦不淺切著明乎而顧無尊之行之之實功以負先生惓惓接引之志爲極萬萬罪愧焉耳矣山頽樑壞儀刑永隔雖切摧痛無涯而珍重至言尚載簡牘猶以此

直齋集卷十  
為餘生寓誠展慕之地嗚呼哀哉流涕敢識

書芝村門下書牘後

曠年二十始謁芝村李先生其後九年先生歿前後  
床下之拜僅止四五度矣事故多絆病冗為累竟不  
得往待函文執經請業此為終身之恨矣然先生嘗  
教曰吾於尤菴先生玄石先生兩門下一事之嘗欲  
合兩門而為一也又曰吾於玄門一則子弟也一則  
門人也每自處以如此故曠亦以子弟門人自處於  
先生脚下即其宗慕之誠敬服之情豈有不至哉竊  
覲先生道學精邃文學明灑而其於接人也又一味

溫厚和易故雖不肖無似如曠者被其容接而受其  
愛重至以莫逆無間為期凡有言議之就正事為之  
稟證者則顧乃教詔之必傾倒也箴戒之必諄悉也  
仰德愛知銘感在骨遂於易箒之後謹以平日所獲  
書札及別紙五十餘幅集為一卷常置座右以寓追  
思之懷儀刑永遠手澤在茲每當披玩感涕沾襟嗚  
呼豈不悲哉因開卷而識之

書生並筆札後

當世之達人聞士余固未得皆與從遊而其幸相識  
者或時有往復書札自老成諸公至朋儕羣彥凡七

直齋集 卷十  
十餘家余空踈謏劣一無可言而諸君子辱與酬酢  
有此往還蓋出不鄙之意也區區感挹何可勝道試  
觀卷內諸名勝以言其上則先輩前人有德望顯於  
世者名聲著於時者以言其下則知舊齊流有文學  
揚于朝者操行稱于野者因亦可以考吾世之大略  
也近因跡畸城闈來寓郊垆偶閱舊篋檢出諸人手  
札若干帖結以爲冊遂以生並筆札題焉噫滄桑經  
來遼鶴起感不但生離者星走矢散莫可會合至於  
死別者厚窆夜臺九原不可作替面寓懷之圖舍此  
卷而何以哉此余所以爲此役也夫噫

書丙子上書後

周易節卦註及魯論君子思不出其位註先儒多言  
士之身未出而言先出爲儒家大禁忌故我玄石先  
生未造 朝之前未嘗一番言事蓋以此義爲重故  
也厚齋先生及黎湖朴兄亦守此義惟謹故余亦前  
後徵 命辭懇之外不敢論時政國事者欲避大禁  
忌故也或有勸以古人以言替行之例者而不曾撓  
動矣第見遂菴權先生雖終身不出而苟值師門淵  
源有被誣可辨之事則抗章伸暴不止一再此與尋  
常進言不同義難泯默故也余平日雅意竊慕遂翁

西華集卷一  
矣頃歲以來宰相趙文命宋寅明輩假托蕩平之名  
欲濟其護黨之心以忠逆混用薰蕕同器為務壞世  
道誤國家固有紀極而誣引玄石先生調劑老少為  
證援而借重之自 上遽納其說傾信不疑將為世  
道無窮之害而顧無以辨先生被誣之寃解 聖上  
先入之見憂慨何言厚齋先生在庚戌辛亥間欲上  
一疏痛辨其誣文字既具適有情勢未果上 徹遂  
成千古遺恨矣曠為厚齋門人厚齋為玄翁門人則  
曠雖不肖淵源流派如此而身是私淑之徒且有陳  
疏之路而不為厚翁所欲為之事為淵源終無一言

辨誣而死則將何以歸拜於九原乎丙子五月辭地  
部佐貳疏末敢述先師遺意略陳玄翁之於允翁尊  
仰無變於尼尹非斥備至雖有調劑之事而主客之  
扶抑可見亦嘗有建極劄及破朋黨教書而以舉直  
錯枉及分別忠邪賢否為本領歸趣則其意全在於  
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而已以破時宰誣賢欺 君之  
計末辨鄭宅河侵侮玄門事以痛先師之言不得行  
於今之世都是誦師說為淵源辨誣也非自我翔發  
議論者未知其不可而人言駭怕甚未可曉然踈遠  
之臣交淺言深以略及大意为主故辨誣措辭不能



明白痛快詳盡發揮此則自知其罪日後當復伸前  
說略盡底蘊而知我罪我在此一書後世如有公心  
公眼之君子則當知玄翁之不可誣而愚說之不可  
斥也

直菴集卷之十

